

台北村落之聲

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VOL. 10

街外之道

Beyond the Street

道——是人的足跡遍踏出一條道路；是生活的道理與方法；是開闢城市的某種可能，一種新的方向。街外之道，還有多少種未來的可能？在變動的城市裡不斷摸索，以開闊的視野看見各種不同層次，更立體、更深入的台北內在，走出屬於現代人與城市共同生活的下一步。

目錄

A

- 02 關於村落之聲
- 03 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介紹
- 06 街外之道 Beyond the Street

- 07 街道漫想
- 08 公寓·街道·台北／林君安
- 10 「走」進城南計畫執行經驗分享—
街道溝通如何成真?／李宛諭
- 12 閱讀一條街：街道雜感／江世彥
- 14 走回街上，回到生活的地方／返腳咖 專訪
- 17 Charles Landry專訪後感：街外的遊牧世界／黃光廷

B

- 23 散步認識一座城
- 24 Jane's Walk—珍·雅各散步的啟示／吳比娜
- 34 重溫舊屋新夢
- 36 在鄰里巷弄間，進行一場超現實主義的風格散步
- 37 半日走訪木柵老屋店家
- 38 低頭看台北—城市鋪面
- 39 以另一種鐵馬文化探索城市
- 40 古亭同安街、汀洲路漫遊

C

- 41 「玩」出城市想像
- 42 用「遊戲」開啟城市視野：聚樂邦Clubon專訪
- 44 一起回到街上玩吧！重返街道遊戲在臺北
- 46 幼吾幼之城—「城市」給玩嗎？
- 50 街道進化·小巷變身

E

- 23 URS，臺北再生下一步
- 24 接上稻埕的地氣：大稻埕老闆們的新生訓練／URS329
- 34 打開大稻埕的公共生活：呂大吉建築師專訪／URS127
- 36 成為時光機，現在與過去交會的歷史現場
專訪蔣朝根老師／URS27W
- 37 凝視，1095報導者公共影像展／URS155
- 38 URS十周年—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專訪

D

- 07 走入生活現場
- 08 通用設計城市規劃：考量年齡友善與多感官資訊／余虹儀
- 10 日日昌小公寓—
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 孵化計畫，開始行動！
- 12 老屋講堂：老屋、文創、仕紳化，談老屋的永續發展
- 14 老吾老之城—「城市」無礙嗎？
- 17 不只是Green，還要更Open—
Open Green 2.0 空間培力改造計畫
- 21 社區議題松，找尋意志相投的社區夥伴！—
臺北眾力方程式
- 22 都市再生學苑 始業式 Open Party!

Beyond the Street

關於村落之聲

都市再生的概念包含了
創新、開發導向、
公私合夥、生態永續等
多方面向的整合

台北村落之聲是一個發佈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及城市最新動向的網站媒體平台，是屬於大家的有機發聲體。藉由這個網站，我們將與關心城市空間的你互通消息。

臺北，是個新舊混合的政治金融中心，為了轉型成為亞洲的文化樞紐、設計前線，需要吸引不同文化族群注入新舊市區中的工作室、藝廊、住居等複合式彈性空間。逐漸老化的舊社區需思考硬體建設和軟體置入，重新設計藝文活動場所與媒體工作空間，讓臺北透過精彩的活動和社群媒體，細緻發聲，成為華人世界中獨具特色的創意城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致力於改善老舊街區環境、引入產業活動等都市更新發展策略，令不少人深深感覺「臺北變美了」！不過都市更新不僅涉及硬體基礎建設推動，應更多面向思考城市變遷與永續發展的未來，落實「都市再生」概念。都市再生包括創新模式、開發導向、公私合夥、生態永續、區域經營等多方面向的整合，透過城市的軟創新實力，產出更豐富多元的城市記憶。台北村落之聲就是透過都市再生策略，與市民共享城市的創意能量。



URS都市再生 前進基地介紹

URS以「再生」為主軸，有別於先破壞再建立的重建模式，URS計畫在舊的輪廓中加入新的概念。這些舊空間都曾經歷過繁榮的景象，也曾是許多老臺北人依靠著的生活重心，卻隨著無情時光的腳步而漸漸破舊荒廢，成為城市裡最不起眼的角落。如今，四周高樓林立，人們漸漸遺忘了它們，它們也彷彿成為了影響城市發展與美觀的絆腳石。因此，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於2010年開啟了URS推動計畫，由政府單位提供地點，鼓勵民間單位進駐，讓民間單位得以自由展現創新力量，將文化創意的種子埋進這些老舊街廓中。

URS的精神是將空間開放給每個對於城市充滿熱情的人。我們將以再生基地為中心點，把創意因子漸漸擴散到社區周邊，進而再擴散到整個城市，藉由群聚效應與產業的帶動，將臺北建構一個創意城市，讓臺北城不僅僅擁有現代化的外表，也成為蘊含文化創意的心靈之都。



URS都市再生 前進基地介紹

臺北市社區營造基地 / 2009

原由柯氏家族經營之仁安醫院，經公告為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歷史性建築，修復後捐贈予臺北市政府，2009年起由都市發展局進駐，進行臺北市社區營造相關業務。

定位 為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固定場館，常態性開設社區工作培力課程，並提供相關社區營造組織及社區居民作為地方友善交流空間，以推廣社區營造及都市再生概念為首要任務。

📍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37號
🕒 二至六 13:00-21:00開放

URS 127 玩藝工場 / 2010

原為迪化街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為洋樓式紅磚造之三進三層樓歷史性建築物。經民間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政府，2010年以「公店」為主題開張，至2013年新經營者入駐，轉型為「玩藝工場」。

定位 從大稻埕的生活與產業出發，以文化推動地區再生，引入國際交流與創意，與民眾共同探索在地生活美學。

📍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27號
🕒 一至日 10:00-18:00開放

URS 27 華山大草原 / 2010

原為樺山貨運站，1990年間配合鐵路地下化裁撤，2010年經臺北好好看及URS計畫改造為供市民追尋明日生活想像的大草原。

定位 以減法設計的構想，提供生活在

擁擠城市的人們大片開放空間，且不定期舉辦大型活動，激發更多城市與綠地的想像。

註：2018年7月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

📍 中正區市民大道二段與林森北路及北平東路所圍街廓

URS 44 大稻埕故事工坊 / 2011

原為迪化街傳統零售與住家混合使用之歷史性建築物，修復後捐贈給臺北市政府。自2010年起，以大稻埕歷史資源推廣為主題，發掘在地故事。目前一樓包括遊客服務中心與自主更新工作站，後續觀傳局將規劃整棟為遊客服務中心使用。

定位 延續迪化街的歷史脈絡，以歷史資源為基底，透過大稻埕故事工坊，尋找大稻埕地區過去的故事，並藉大稻埕共學接棒開創未來再生、活化、發展的故事。

註：2019年4月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之後由台北市觀光傳播局經營。

📍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44號

URS 155 團圓大稻埕 / 2012

原為迪化街百年雜糧行與中藥材貿易商店，為傳統閩南式樣的二進三層樓歷史建築。修復後捐贈予臺北市政府，2012年起，納入URS，轉為大稻埕的生活創作基地。

定位 以迪化街為生活創作基地，用烹煮為核心概念，透過共同創作與空間分享，在新創意與老食材之間激盪迸發新世代料理，為大稻埕傳統產業開闢一條新路。

📍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55號
🕒 一至六 10:00-19:00 開放

URS 27W 城市影像實驗室 / 2012

日治時期為大稻埕知名茶商洪九江的發記茶行，為紅磚造二層樓歷史建築，緊鄰抗日先烈蔣渭水主持的大安醫院。2012年納為URS並取名為27W，其W係城市西邊之意。

定位 藉由蒐集臺北城市影像，進行城市影像創意實驗。憑藉影像元素，帶領市民看見或想像過去的繁景，達到街區活化效益並創造都市再生的可能性。

📍 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7號
🕒 二至六 10:00-18:00 開放

URS 27M 郊山友台 / 2013

原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老舊宿舍群，於2012年納為URS，寄望於重建前，結合陽明山區豐富社群資源，透過創新行動重新展現活力。其M取自Mountain之意。

定位 以學術、生態資源及歷史脈絡為基礎，透過系列創新行動，拉近都市人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形塑郊山生活態度，扮演人與環境交流之公共平台。

註：2019年1月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
📍 士林區凱旋路27號

URS 329 稻舍 / 2014

原為迪化街北段百年米行，二進二層紅磚洋樓式歷史性建築物，於2014年捐贈予臺北市政府轉作為URS。

定位 以傳統產業結合地區再生發展為設定目標，期藉由各式創意行動之注入，於傳統產業之基礎上發展地方參與及農食教育的可能性。

📍 大同區迪化街一段329號
🕒 一至日 12:00-15:00 開放
17:30-21:00 開放

昌吉基地 / 2013

位於大同區蘭州市場周邊，原為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所管宿舍，自2015年由都市更新處辦理社區規劃師計畫後，於2018年起逐漸轉型為城市共創者的孵化基地（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

定位 隨著任務轉型的空間整備需求，本基地亦肩負建築物整建、維護示範的使命，期望透過參與式設計，打造出更友善的社區空間及城市共創者（City Makers）行動基地。

📍 大同區昌吉街61巷37、39、45號及其2樓
🕒 配合相關活動辦理時段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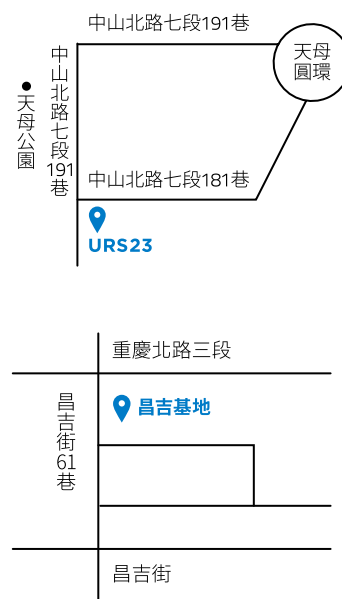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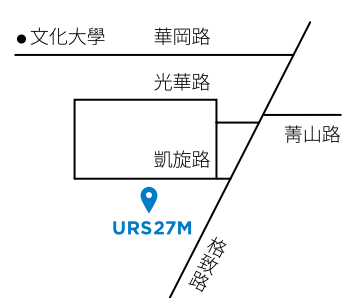
URS 23

天母白屋 / 2014

與美國簽訂中美協防條約後，為安頓協防駐臺美軍人員所興建的職務宿舍。因荒廢已久，受社區與在地團體發起保存後，指定為市定古蹟。

定位 由社區及在地團體共同孕育出的URS，延續天母地區地方特色，共創天母地區歷史交流記憶中心。

註：2018年6月完成階段性任務退場。
📍 士林區中山北路七181巷23號



街外之道 Beyond the Street

道，是人的足跡
遍踏出的一條道路
是生活的道理與方法
是開闢城市的某種可能
一種新的方向

街外之道，正是講述街道上的思想，也許是變遷中逐漸遺失的常民生活與情感；都市發展與治理之下的痕跡；或是回應社會現狀觀念的種種議題行動，既反映著人們心中理想城市的想像藍圖，同時也牽動著城市的未來動向。

城市發展因著人們的流動而開始有了意義，一座城市的未來，需要以過去的歷史、文化積累為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融合設計、科技角度的創新想像，漸漸轉變、生長，並在未來以永續的觀點建構臺北城市脈絡的立體維度，重新梳理、紀錄臺北的前世今生。

一座人人都能親近的城市，需要城市裡不同角色的共同參與。透過步行放慢觀看城市的速度，不再只是街景的匆匆一瞥，而是深入了解城市的角落，進一步擴大刺激思考生活與城市的關係。我們想要居住在什麼樣的城市中？除了快速便利的生活外，是否能以包容進步的思考追求未來城市的價值？台北村落之聲在2019年將持續思考、改進，並繼續關注城市再生的想像行動，梳理臺北城市的脈絡，發掘空間中各式各樣實驗性發展。

本年度台北村落之聲以五個概念為題：

- **街道漫想** 大至城市遷徙，小至日常縮影，在觀察、理解、參與中找出移動故事交錯激盪出的各種空間想像；
- **散步認識一座城** 匯集眾人的感官意識，仔細記錄你我周遭悄悄留下的城市記憶；
- **「玩」出城市想像** 包容更多元的角色，用更豐富、實驗性的手法與議題，邀請大家一起加入探索城市的行列；
- **走入生活現場** 將步行環境、綠生活、在地安老等城市面臨的實際議題帶入街區，與在地交流、發起討論；
- **URS·臺北再生下一步** 蒐集公私部門的多方觀點，不斷變化的城市街區中，回頭檢視臺北再生的一步步歷程。

街外之道，還有多少種未來的可能？在變動的城市裡不斷摸索，以開闊的視野看見各種不同層次，更立體、更深入的臺北內在，走出屬於現代人與城市共同生活的下一步。



A

街道漫想

走出家門，街道是日常生活之所需；是前往不同地方的開端；是蘊含多元可能的空間，行走於街道，就是體驗、想像一座城市的樣貌的開始。

公寓·街道·臺北

圖文／林君安



The street is a community room.

街道是社區的房間

Louis I. Kahn

近年來在臺北都會地區，都市再生的呼聲響亮。現有大量住宅過度老舊又缺乏整建維護，且無法符合高齡需求。以住宅棟數而言，雙北超過30年的住宅約有116萬棟；以臺北市的住宅戶數而言，屋齡超過30年的高達59萬戶，占全市約67%。老舊住宅的種種問題不僅造成日常生活的困擾、都市景觀的外部性，更是防災的危機。也因此，在私部門，都更成為房地產開發的顯學，而公部門針對危老住宅的政策也持續推陳出新。儘管宏觀地看，老舊住宅修建的腳步不如預期，小區域地看，許多都會地景已經大不相同了；雙北市維持了3、40年的中層住宅鄰里——也就是以4、5層步登公寓為主體的街巷弄空間——在亦步亦趨的都更腳步下，逐漸出現十數層、甚至二十幾層的獨棟高樓。

住宅與都市的空間汰換是尋常的過程，也是為永續都市的必經之路，但這波浪潮不只是新舊交替，還是住宅與街道類型的大轉移。的確，住宅本身的品質改進了不少，都市景觀也經常變得更好，街區可能多了人行道、妥善養護的植栽槽、被認養的行道樹，有美麗的園藝造景與圍牆。然而，原有中層公寓所圍塑的經典臺北街巷的完整性、連續性、和諧性，甚至鄰里意識也經常被高聳的建築、隨意的造

01 公寓一樓有院的住家經常維持親切的尺度，圍牆並不森嚴，院內健壯的亞熱帶果樹提供街道風景與庇蔭（臺北市北投區三層；1970年；© 林君安2019）



也許因為這個轉變的過程是透過個別都更案逐漸發生，所以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模式若持續，將對都市空間與生活造成何等巨變。參考珍·雅各（Jane Jacobs）的都市學經典《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我們可以思考公寓或大樓街廓模式的差異，想想公寓街廓的價值——使用的價值、空間的價值、與集體記憶的價值。

例如，台北步登公寓的街廓尺度，相當符合珍·雅各說的「小街廓」。常見的公寓街廓短向是背靠背的兩排棟，長向一般是數座不等的連棟立面長度，這樣的街廓有許多轉角，可促進動線連通、路徑融合，避免孤立與分離，並得以匯聚、混

合街廓內外經濟活動，有效地支持都市空間使用的多樣性，豐富都市生活。這樣的說法類似美國建築師路易康所說的：「長街是一系列的房間，每一個房間由各個相交的街道所區隔、定義。這些相交的街道帶來了各種滲透，來自遠方，來自於它們曾經相交的每個開口。」

又，為了加速汰舊換新，目前公部門最主要的都更與危老手段是「容積獎勵」，結果經常造成過於龐大的建築量體，在中小型街廓，造成空間上的壓迫感。而相較於許多新住宅大樓，臺北步登公寓的樓高與巷寬比例較為親切，較不影響鄰棟與街道的日照，也較能有效圍塑巷弄空間，連結對街鄰居，產生街道的一體感；與對面及地面層的視聽互動，也有助於鄰里守望。步登公寓一樓院落常保有高度親切的圍牆、可人的植栽，形成臺北的小街風景、巷弄人家的溫煦氣氛；加蓋後5、6樓的高度也還是可互動視聽的距離，使人覺得，這路邊陌生人家並不遠在天邊，彼此互為街景之動靜。作家葉怡蘭曾經形容永康街區：「市聲車聲人聲遠了，僅僅數巷之隔，便是寧謐的住宅社區……一仰頭，有點年紀的公寓樓房加蓋陽台上，扶疏綠意從一落落盆栽裡伸了出來，定睛細看，還有一、兩隻家貓從



02 公寓街區裡熱絡的黃昏市場（臺北市松山區四層；1970年；© 林君安2007）

03 聯合新村的洗車房。街道邊的營生、各種人的活動是城市生活的本質之一（台北市松山區四層；1961—1965；© 林君安2018）

「走」進城南計畫執行經驗分享——街道溝通如何成真？

文／李宛諭

圖／走進城南

迷濛的紗窗背後張大了眼睛閒閒朝外張望。」這種自然而然的窺探、怡然自得的被窺探事實上豐富了城市、豐富了人在城市中的空間經驗，是曼哈頓下城區、舊金山及許許多多歐洲與亞洲的城市之所以迷人的地方，且在臺灣社會，多數行人也會適度自持。

步登公寓的一樓常因應經濟活動，轉變為商業使用，促進居住便利與街道生活，這都是臺北公寓群落現成的環境優點，也是珍、雅各所提到的種種價值。但在大量公寓改建的新街廓裡，這種混合性以及相對應的親切感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高樓拔地而起，投下陰影、匯聚風場，退縮空地經常形成寬敞的人行道，但不宜駐留，因為警衛對外界眼光通常極為緊張，形塑堡壘、分化鄰里、人行道上毫無活動。大樓的一樓往往設定為封閉的內部公用空間，極度強調隱私，空空蕩蕩，對街道活絡無所貢獻。

都市中的街道並不只是供人車穿越的空間，不只是串連住宅或其他使用的空間，街道是都市人日常生活的空間，是那座都市的形象之所在。街道是長條形的另類公共廣場，是私領域與公領域的交界，提供人們感知他人生活的機會。幸運的是，臺北比起世界上許多地方，有著不少充滿活力的住宅街廓。不幸的是，我們可能對這樣的街道空間之存在與消失都習以為常，所以不知不覺經常將街道的權力——享受街道生活的權力——交與他人裁決。

面對以上的潮流與現實，臺北步登公寓的發展史或許可以提供思考的起點，因為它是從歐洲郊區移植至臺北城市的高密度集合住宅，在這寸土寸金的都會裡老邁而頑強地存活著，又或許，我們能從過往的臺北街廓生活提煉出些許經驗法則？幾乎所有人都會同意，都市再生是必要的，獨棟、連棟透天與高層住宅，古蹟、老房子與新房子都提供了都市空間的多樣性；只是，街廓模式與主流住宅類型攸關都市空間與生活型態，想要什麼樣的住宅？看似購屋租屋者的私人決定，但什麼樣的住宅就形塑了什麼樣的街道與城市，想要什麼樣的街道？想要什麼樣的城市？這應該是市民的審慎抉擇。



04

04 高層都更大樓所形成的街道氣氛。雖然是商業區、有樹、有人行道、建築立面整潔整齊，卻因大樓遮住陽光，地面層皆設定為私有的公設面積，整體環境令人感覺冷清、荒涼；雖說純住宅使用，寂靜少人煙無可厚非，但對住戶而言，大概也不是特別舒適愉悅的穿行空間，何況本區就位於捷運站旁。對比之下，盡頭處立面美學不足、雜亂加蓋的十幾層老大樓因有騎樓商家、採光充足等，卻是空間經驗上，較「舒適」的空間（臺北市北投區；©林君安2019）



01 游擊隊的移動方式，對於游擊人員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開始聊這個故事之前，需要先說明城南的位置：臺北城南位於中正區，大致上是羅斯福路西側，一直到中華路二段為止。庶民味的說法是：從金峰滷肉飯一直到南機場夜市，都屬於城南範圍。

走進城南最初是一個推動地區再生的實驗性計畫，參與這個計畫的夥伴們打造了顯眼的三輪車——古早味的三輪車身、搭載著木框架構成的小屋。我們稱三輪車為「游擊隊」，想像騎著三輪車走進城南，緩緩漫遊城市；憑著三個輪子兩條腿親近城南民眾，與民眾產生街道、公共空間的溝通對話，進一步引導居民提出城南空間的改善想法。

這麼詩意性的宏圖壯志，很快就被許多衝擊敲醒！

公共性的街道，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事物發生，看似動態的場景中，隱藏著80%的常態性。「游擊隊」的出現不但是20%的「異態」，游擊人員想要與居民親近、討論的課題更是「異態中的異態」。走進城南團隊很快意識到，空間專業者企圖以「漂亮木架構的三輪車」來降低民眾的戒心，引動街道互

動的可能性，剛好與公共街道原本會發生互動事件的因素相反。公共街道最常發生的互動是自然而常態性的事務：到店家買早餐順便聊兩句、在街口等候倒垃圾順便問地方情報、帶小孩去公園放電順便認識其他年輕爸媽…等。

異態的「游擊隊」雖然吸睛，但要創造公共事務討論的信任感，需要的是讓異態逐漸常態化。游擊隊經歷三個時期，終於成為一臺普通而常態的三輪車，才終於「走」進城南。

外來物體時期 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彼此維持安全距離

為了啟動常態化計畫，走進城南團隊與游擊隊先退回原始的概念：三輪車的常態功能是移動，那就先安安靜靜地「走」吧！游擊隊鑽入城南的每一條道路巷弄，走走、停停、又走走，看著周遭、被周遭看，又看著周遭。



都市化地區街道設計，並不是為了讓三輪車使用，專心地騎著「游擊隊」時，更細緻化體會城南街道的各種特性與使用感受，例如：城南地形有微幅的高低起落，走路時容易忽略，騎著三輪車卻感受明顯。城南巷弄型態非常多元，包括從入口就感覺三輪車進得去出不來的巷弄（蜿蜒狹小的既成巷道）、或以視覺就知道三輪車無法進出的巷弄（以階梯連接高低落差的巷道型態）等。還有看似寬闊的街道，但卻不適合緩緩移動的三輪車使用（以密集而快速的車流使用為主）。以及，人行、三輪車、機車、汽車同時都必須使用車道時，彼此的使用關係究竟是甚麼型態？甚至，有些路徑讓人有安全感、有些路徑讓人緊張，引起安全與緊張的街道因素是甚麼？

第一時期的游擊隊看似與地方脫離，沒有互動溝通，但其實已經開始以實際使用的感受，累積後續與地方溝通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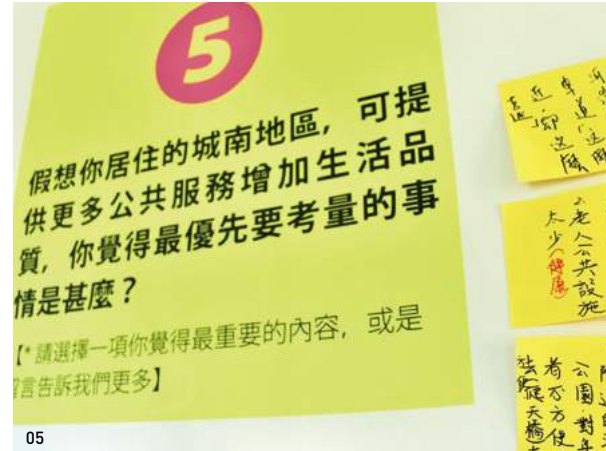
無感時期 「就是這台三輪車啦！我看過，但不知道它要幹嘛」

有一段時間，游擊隊經常被路人詢問這臺車要幹嘛？我們歸類為第二時期，這個時期是最尷尬的階段，總是出現類似這樣的對話：

路人問：「你們要賣咖啡嗎？」「你們是紀州庵那邊的人嗎？」

我們回答：「我們是走進城南團隊，想要蒐集民眾對街道、公共空間的使用感受。」然後……就很難有然後了。

如果將常態化再加以分類，有明確目的性的常態化更容易讓人接受。例如：賣早餐的店（目的是賣早餐）、通勤的運具（目的是上班）、在街道遊走的房仲



- 02 讓民眾隨意塗鴉的游擊隊，也是一種存在的風景
- 03 走進城南在中正區永昌里內的開放綠地舉辦活動
- 04 游擊隊自備太陽能板產生電力，影像溝通也是一種嘗試
- 05 居民對於城南公共議題有感，只是還在學習如何表達
- 06 游擊隊模型溝通介面

業務（目的是找尋、買賣物件），甚至連坐在路邊的民眾都有目的性（閒聊鄰居的八卦）。

無感時期的游擊隊，和民眾的互動就如同過年期間的家族聚會，甚麼事情都可以講一點，但甚麼事情都無法深入一點；但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組合起來卻很可觀。地方居民隨興地與游擊隊產生公共接觸，大部分是出於好奇、無聊、偶然，少部分是有伴隨特殊目的，但無論居民與我們接觸的原因為何，都是他們自己決定，而不是走進城南團隊強迫接觸。公共事務就是這樣發生！它不必然是一開始就很強烈主張某種任務，從無感、無聊的接觸，至有目的性的拜訪，有意識性的討論，有需求性的諮詢及尋求公共資源協助，這一路走來，就是從「不排斥、但無感」開始。

這個時期真正的障礙不在民眾，而在游擊隊本身，游擊人員是否能耐心突破不上不下的尷尬情境，並且相信這種漫無目的會有進展的可能性，是最大挑戰。

存在就是一種信任感時期 公共議題的無形擴散

2019年5月，游擊隊在汀州路金門街口的王貫英圖書館門口行動。王貫英圖書館是城南少有的室內型公共空間，正門口有一片開放性平台，每天往來人群絡繹不絕。醒目的游擊車就停駐在圖書館正門口，再加上一張普通的桌子，游擊人員在此與民眾互動，以城南公共空間議題問卷作為主要討論重點。

我曾經數次以路人角度看著這個畫面，覺得這畫面是相當奇特的——絕對不是一個公共空間會出現的常態化場景，但是路過的人多數都安心的主動靠近、填寫問卷、提出想法。公共圖書館、公共開放空間、談論公共議題的游擊車，在第三個時期，融合在一起，成為城南地區的常態風景。而6月份，我們也繼續移動，抵達汀州路一段242巷的社區綠地、以及寧波西街古亭智慧圖書館，游牧形式的我們，持續在不同定點成為另一個城南常態風景。

曾經有人問游擊隊：為什麼是用三輪車這個形象？為什麼要設計木架構小屋？假如想要常態化，為什麼設計這麼醒目的三輪車？何不「不要設計」就好？

街道是居民最容易開始辨識、及敘述使用經驗的公共環境，擴散性也最廣；不一定每一個區域的民眾都能描述使用圖書館的經驗，但是幾乎每一個地區的民眾都能描述使用街道的經驗。走進城南的三輪車，只是剛好能行走在街道上，實質體驗街道使用感受，但不代表沒有策略，只要有一臺三輪車就能與街道溝通產生共鳴；如同前面所說，真正的街道溝通困難點在第二時期——障礙不完全在民眾，有一些是民眾可以往前跨步之處、有一些則是空間專業者本身也要往前突破。

游擊隊的地區再生的實驗性計畫，還會持續下去。期待一臺普通而常態的三輪車，能走入第四個時期，而我們先不預設那會是甚麼風景。

3

閱讀一條街 街道雜感

圖文／江世彥

Like few other places,
streets are a public stage
where life unfolds.
Places to go, rather than through.

街道是一個展現生活的公共舞台
就像我們所知的那些場所一樣
它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而不是要經過的地方

Fred Kent, Founder of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

閱讀街道

我們是否曾經停下腳步，仔細端詳街道周邊的環境？

與路邊的建築、商店或公共廣場等人群活動的主要場所相較，街道很少被認為是都市空間的主角，它是都市中的附屬空間，把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串聯起來，並提供基礎的城市機能如交通、照明、人行空間、排水等等。在將近百年來現代都市發展的脈絡下，隨著城市功能的高度分化，街道逐漸不再被認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場景，也慢慢失去被關注的目光。

在電影《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裡》，故事圍繞著戰後東京舊城區一條商店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生展開，隨著當時戰後發展的歷程與情境，街道構成了一幅生機勃勃的景象，告訴我們那個不屬於卻可能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故事。

珍·雅各（Jane Jacobs）曾經說過，「透過長時間，一次又一次公共人行道上的人群接觸，對於城市街道的信任才得以形成，儘管這些接觸表面上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其總和並不如此。」我認為這種程度上揭示當代市民的冷漠，卻也說明了街道是由無數匿名人群的互動與各種生活所構成的總和，街景即是展現生活的公共舞台。閱讀它，就像品味一本書，一杯手沖咖啡，一杯精釀啤酒，可以體會在地文化累積的各種滋味，並看見真實記錄的文化地景。街道之所以該被閱讀，是為了能夠更真實地理解我們身處環境的現在與過往，重新鏈結我們與生活環境、文化脈絡之間的斷裂，並取回思考城市未來主體性的權利。



01



02

01 大學旁的商店街。攝於新村／韓國首爾潮
www.team10online.org

02 街道如同黏著劑將城市各種不同生活狀態結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聚合物。攝於天王寺阿倍野／日本大阪



03

03 公共空間的活動讓我們對街道有多一種想像。攝於高台寺公園／日本京都市

註1 受到工業化與各種政治啟蒙運動的影響，在20世紀初期以歐洲建築師為主發展出重視功能及理性的現代主義思維，並由知名建築師勒柯比意等人成立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Architecture Modern, 簡稱CIAM）擴大其影響力。在第四屆（1933年）的CIAM會議中，通過《雅典憲章》的倡議，將城市功能分為居住、工作、休閒和交通4大項，確立了現代主義的「功能城市」理念，並成為二次大戰後在歐洲城市的重建工作的指導綱領。

註2 Team10，或寫做teamX，是從1953年開始，由CIAM內部一群青年建築師所醞釀組成，負責籌備主持第10次國際現代建築協會會議，由於其明確的反對功能城市的主張，造成CIAM內部的分裂，與各地青年建築師對於現代主義的反思浪潮。
www.team10online.org

城市空間是一個綜合體，先看看周邊街區

「房屋、街道、區域和城市」是一種反思功能主義註1城市規劃分類概念，在1953年由國際現代建築協會第十次籌備小組（Team 10）註2所提出，在他們的提案中，房屋是一種根據不同價值觀、生活方式並且具有領域性而被建造的社會基本單元；街道是群體和個體在外界接觸相遇、社交聚會的場所；區域被定義為具有某些共同特質的居民生活的範圍；城市則是具有自主意識的複合社群，由這些不同層級的生活領域組合而成。他們試圖強調城市空間與居住空間不應是生活中被區分開來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間，而是一個在多元生活方式、價值、社群關係下的一體化居住空間。城市是居住與社群關係的延伸，街道則是促成互動的重要媒介。

這種概念提供了一種視角，去理解我們在散步或旅遊時體驗到無論熟悉或獨特的街道感，大多是因為區域的社群關係以及周邊房屋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價值與當地的環境所綜合而成，而非單一街道的影響。街道就像是黏著劑，將各種價值與活動拉在一起，固著在土地上。觀察街道，最好能夠連同附近街區一起探索，並且了解街道不只有在路面所及的範圍內，而是由周遭裝滿居民的許多立體空間共同組成的文化生活圈。

街道的邊界性質

不論是筆直大道、蜿蜒小巷、車水馬龍的市街或是人來人往的徒步區，街道基本上都可以被視為單純的線性空間，由位於中央並具有延續性的開放平坦鋪面，連結兩側可供使用及活動的內部空間。人們在街道上時是處在外向公共的狀態，在室內則處在另一個內向性的狀態，這樣的特性讓街道形成了一條控制私密性與公共性的邊界，這條邊界有時候是圍牆、籬笆、建築牆面、騎樓或是退縮的庭院，也可能是人行道、街道家具、停車空間等等，藉由觀察邊界的組成跟特性，我們可以大略的了解街區內的社群互動關係與對外的開放程度。

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建築學者與都市規劃學家仍然辯論思考的問題，在不同的街區環境下，對於周遭的居住者、穿越的行人、用路的車輛，應該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又應該有什麼樣的互動？要如何維持合適的隱私感，又創造足夠的社區凝聚力？邊界還有什麼可能的做法或形式？

街道的形狀

回到最基本的感受，讓視線沿著街道延伸的方向，從行人的視角我們可以感覺兩側建築的輪廓與街道的寬度，或高或矮，或疏或密，或近或遠所帶給我們的心理變化，觀察道路的形式與交通的狀況、清點街道上的物件，車輛、燈號誌、招牌、人行道、路樹、溝渠、郵筒等等，這是街道的基本構成，我們可以仔細感受每樣元件的作用，並且試著在心中重新

組合看看，街道會產生什麼變化？站在街道的一側往另一側看去，是居住者的視角，這個角度讓我們更清楚地觀察接近街道面的建築立面與邊界形式，建築的入口、沿街面的退縮、街面使用類型、建築物外牆的材質、比例、開窗的方式、遮簷的形式甚至冷氣主機的位置，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設計或建造者的意圖與實際被使用的空間，是什麼讓我們愉悅欣賞，又是什麼讓我們覺得不適？街道正在嘗試跟我們對話。

活動空間

時間是觀察街道活動的重要參數，在忙碌的生活中，很少能夠靜靜觀察一整日的街道活動，但我們可以在觀察時加上時間的戳記，例如：傍晚時分學童放學後在街上逗留，或中午上班族在街道上覓食等，這讓我們能夠近距離地觀察特定族群的特質與街道互動的習慣，從哪裡過來？如何停留？有沒有停留的空間？哪裡是人喜歡停留的街道角落？大家如何從街道中獲得想要的資訊？我們也可以試著藉由觀察特定物件來想像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諸如陽台的擺設，門窗是否緊閉，燈光、停車的方式、房屋的外在格局，或周邊具有的商店類型等等。街道就是人在外生活的場所，觀察人生百態的同時，我們也可以想想街道上還能出現哪些有趣的活動？能夠增加什麼樣的空間？是街道的哪個部分影響了人的使用習慣？



04 街道的兩側有許多定義邊界的語彙，例如活動式的柵欄表明私人的領域不歡迎進入，但視線仍可穿透，讓街道氣氛較為緩和；退縮的開放空間以及室外樓梯則創造了公共與私人空間的模糊地帶。攝於漢南洞／韓國首爾

街道的質感

每條街道可以因為氣候、地理位置、文化、不同的房屋形式與街道活動，渲染出截然不同的味道，或似曾相識的熟悉感。是什麼決定了我們對於愉悅街道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打造出街道的質感？可能是充足的自然光線、適時的微風吹拂、舒適的溫溼度等外在條件；或是讓行人安心活動的鋪面，周邊精心設計的街道立面與街道家具等物質條件；又或是它適度的寧靜氛圍，整潔與秩序的環境，宜人的香氣？街道的質感需要經營與累積，才能形成獨有的街道文化，在閱讀街道時，別忘了也想想，在現在觀察的街道上，哪個部分最吸引自己？



05 自然、氣候、地理位置及使用的狀態都創造出不同的街道質感，從左至右圖分別為荷蘭海牙、法國巴黎及日本大阪

街道歷史

當道路開始劃分土地，便形成街廓。街廓的形狀、大小與排列的形式，暗示了一片土地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這些排列的形狀影響了街道的層級、連接的方式以及街廓內建物的型態，街廓可能是從舊時聚落發展至今的街區，也有可能是新興計畫或重劃的產物。隨著不同時代的觀念、需求或政策反覆修改或拆除既有形成，街廓內的建築物樣式、建築方式與細節則反映出修建年代修建者當時的價值觀與營建技術。從街廓、街道的尺寸層級、周邊建築類型、到建築的形式和細節，街道的各種形狀即是一部層層相疊的城市生活發

展歷史，透過考證街道上的種種形狀與建築，我們將能夠對於各時代的生活、文化意識與發展意圖產生更清晰的輪廓。

街道是文化的載體；是生活內涵的總和呈現；是觀看城市的獨特視角，各種價值的展示舞台。街道是一個複雜精巧的協奏曲，大街上各種時期留下的建築類型與現在的空間用途、鋪面的形式、整潔的程度、秩序、街區與道路的規劃，活動的人群、溫度、濕度、天氣、氣味、聲音、燈光，周邊建築內人們的行為，與街道上的動植物，交織出當下當地真實的文化地景。不論我們是居住者、旅客或行人過客，都是其中的參與者，貢獻出每一次微小的接觸來塑造文化的樣貌。

如果你現在正好在路上散步，在公車上，在街邊的咖啡店，不妨停下腳步，花一點點時間仔細觀察、感受身邊的街道以及它所包含的全部。

4 走回街上，回到生活的地方 返腳咖 專訪

專訪／張文章、廖珮璇、黃珮綺、劉人傑、陳怡廷
文／王秀儒
圖／返腳咖工作室



「汐止到底有什麼呢？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汐止？」

回看自己的「家鄉」汐止，心裡總覺得好像有什麼不太對。從小到大，每天都在練習如何「離開」的這個地方，在5位90年代出生的汐止年輕人心中，認同感從模糊逐漸清晰、開始產生變化。

社工背景，決定回鄉工作的珮綺；在外從事社區輔導工作的珮璇；想將設計專長帶回地方參與的文章；大學念景觀系，曾經想做汐止研究但未完成的人傑；畢業後結束4年外地生活，從臺南回到汐止生活的怡廷，每個人帶著對家鄉一點點的心虛與疑惑，「返腳咖」緩緩成形。一行人也許還在摸索，但在回鄉生活的路上，開始喜歡這裡，也開始了想在這裡「做點什麼」的故事。

尋找汐止的故事，從第一街開始

「汐止在現代化發展之後，社區式、集合式的住宅大樓這樣的空間愈來愈多，而像老街這種具有生活感的地方，算是蠻珍貴的，算是少數。這是我們覺得比較有趣

- 01 返腳走街帶著大家來到具有歷史背景的汐止老街 © 返腳咖工作室
- 02 以淹水為發想的展覽視覺，返腳咖利用具有在地特色的設計，引發共鳴 © 返腳咖工作室
- 03 「水哉」特展展覽現場，重新詮釋汐止人心中淹水的故事 © 返腳咖工作室



- 04 返腳咖與在地文史收藏家姚大哥、研究班夥伴共同改造的「水返腳街道博物館」 © 返腳咖工作室
- 05 返腳咖們與街道研究班共同完成的「水哉」特展在汐止中正市場的二樓舉辦 © 返腳咖工作室
- 06 返腳咖工作室的成員們，由左至右為文章、珮璇、珮綺、人傑、怡廷

的，有很多機會的地方。」怡廷解釋，汐止第一街，人們口中的汐止老街，對汐止還不了解的時候，他們決定來到街上走走，從具有歷史背景的汐止老街跨出第一步，深入生活感的街道，認識從前未曾認真探究的人事物。也許不像其他地方擁有保存完整的建築物，或是厲害的產業，但是返腳咖們覺得汐止不需要和別人比較，「我們就是紮紮實實地重新走回街道上，重新去理解我們自己對這個地方的認同感。」珮璇說。

每一次行動，都想要接觸更多汐止的人

「返腳走街」第一次帶著家人朋友們走訪汐止第一街上的老店家；「來去汐止！」從內容、設計到發行，以刊物的方式將返腳咖所認識的汐止分享給更多人知道；「街道研究班」是自主參與的社群，試著用不同的觀點累積更多的討論，開創更多汐止的議題；與在地文史收藏家姚大哥、研究班夥伴進行空間改造，誕生了「水返腳街道博物館」，一個收藏汐止故事，讓汐止人能夠彼此交流的空間。返腳咖帶著自己與家人、認識或不認識的汐止人、和汐止有關係的人，開始在一次次的行動中，彼此陪伴同時也不斷摸索，一起親身去理解、累積對汐止的認同。

而在今年6月剛結束的「水哉」特展，正是返腳咖們與街道研究班共同完成的展覽。從「淹水」這個主題向外延伸到汐止人心中感同身受的一段經驗，返腳咖們更從策劃展覽的經驗中，得到更多共鳴與反饋。負責策展與設計的文章認為，展覽透過與觀者見面交流，透過人與土地的共同記憶產生連結，討論就自然而然地不斷延伸，未來也想繼續這樣的方式，創造出更多汐止的話題，還有屬於汐止的不同可能。

街道，人們來去的地方，也是生活的地方

「每一次的經過，街道的模樣都在改變，每一次的行動，地方的想像漸漸浮現。」——返腳咖

總是笑稱自己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也許沒有一定要去哪裡、沒有特定的目標，但是返腳咖們一直用更包容的想像看待汐止，未來想要從公共議題、在地教育開始著手，和汐止一起走出更遠的路。就像文章所說，對故鄉的感情不是先天的，而是靠著後天自己去了解，將它放在心上，才會慢慢喜歡上這裡、想留在這裡，並願意為這個地方付出。隨著交流與際遇，看見家鄉的豐厚與特別，更深刻地認識生活的地方，摸索出參與在地的方式。

找到自己與汐止相互連結的關係，參與就能漸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返腳咖們一步步走回街上，回到生活的地方，讓街道成為串連彼此的媒介，一個歡迎所有人來去的空間，同時也是創造更多故事的地方。

Charles Landry專訪後感 街外的遊牧世界

文／黃光廷

「遊牧是最古老也是最年輕的生存形式，它意謂著不停的移動。在某個年代，它代表尋找放養及狩獵的牧場，而流浪是生存的必須之道。它塑造了存在感。今日的我們也是遊牧的，卻是為了一些更複雜的因素……」

這段節錄自《遊牧世界的市民城市 (The Civic City in a Nomadic World)》的一段文字，扼要而精確地切中了我們所生活時代的脈動^{註1}。數位化，正快速改變這個世界運作的遊戲規則，人口、貨物與資訊的大流動，也正在顛覆我們對所生活世界的理解。生活在這樣一個快速流動與變動的世代，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定居與暫居的權力，也都有其作出決定的不同理由，「市民 (Citizenship)」一詞因此變得越來越難以定義，人們對於城市的未來想像也變得越來越分歧。

聯合國人居署 (UN Habitat) 所屬的世界城市運動 (World Urban Campaign, WUC) 組織自2014年起開始推動一個名為「我們所需要的城市 (The City We Need, TCWN)」計畫，試圖藉此對於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原則性的建議^{註2}。從強調健康與永續發展到追求社會公平與公共利益，雖然該計畫反覆主張一個理想的城市應採取更寬容的態度來面對外來者，並包容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居住於城市當中，但這樣的主張不僅未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反而引來許多負面的批評。正如近年來在臺灣有越來越多發生於公共空間的使用爭議，在市民與移工之間，在住戶與租戶之間，在先來與後到之間，儘管表面上爭議訴諸的重點多在於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但背後更重要的其實是「身份 (Identification)」與「認同 (Identity)」的差異。

重新定義市民

傳統定義中的「市民」或「公民」是一個透過法律來界定的概念，具有該身份的人可以根據所屬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規範享有某些特定權利，但也必須承擔某些特定義務。然而，隨著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長期遷徙於世界各地，這樣一個僵固的概念也開始面臨到挑戰，正如John Urry在《超越社會的社會學》(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一書中所強調的，當所有事物都處於快速流動的狀態時，我們不僅需要從更廣義的角度重新定義市民，還需要積極地透過各種形式的對話來形塑新的族群認同……



註1 查爾斯·蘭德利 (2019)。遊牧世界的市民城市：探討未來新生活型態城市創生發展新思維 (姚孟吟，譯)。臺北：馬可李羅文化。(原著出版於2017年)

註2 「我們所需要的城市 (The City We Need, TCWN)」計畫發起於2014年的第七屆世界城市論壇 (World Urban Forum)，該計畫的1.0版本提出了九點原則以作為所有城市擬定未來發展方向之參考，修訂於2016年的2.0版本則進一步透過世界城市運動 (World Urban Campaign, WUC) 平臺轉譯成多國語言，並進一步發布於全世界各主要國家。

註3 Nomad List是由Pieter Levels於2014年所創辦的一個專為數位遊牧、短期移居者提供諮詢服務的網站，該網站主要是以城市為單位，提供使用者透過彈性的篩選機制找尋合適的生活、工作或旅遊的目的地。Pieter Levels亦同時是Remote OK、Hoodmaps等網站的設計者。

01 以綜合遊牧評價為篩選標準所顯示的Nomad List地圖

「臺北的人口密度雖然很高，但街道並不像東京或曼谷一樣擁擠。這裡的人們有一點慵懶，或許也可以說是有點無聊，但我喜歡生活在這的感覺。」

「雖然有不少臺北人能說英文，但你仍然能清楚感受到語言的隔閡。中文實在是太難學了，尤其在臺灣用的是繁體中文，學寫中文字更是件超級痛苦的事。」

「請記得……有很多原因讓外國人不喜歡臺北。」

「臺北或許是亞洲地區最適合女性短期移居的城市，雖然在性別意識上還有進步的空間，但臺北基本上是包容而開放的。」

以上對話節錄自幾個提供短期移居諮詢的社群網站，乍聽之下雖然內容多只是主觀的評價，但透過這樣的對話，的確給予我們一個機會去重新思考臺北作為一個全球化流動的節點，到底該如何來形塑一個具有識別性的認同。2019年7月29日全新的Nomad List 5.0正式上線，使用者在新的網頁平臺上不僅可以透過非常多樣化的篩選指標來找尋下一個移居或旅行的目的地，更可以透過試算表與互動式地圖即時地掌握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在各項評比上的變動^{註3}。就在此時此刻，雖然臺北在該網站上得到的綜合遊牧評價 (Nomad Score) 分數與排名都不差 (評價3.58，排名在1,063個城市中的第17位)，甚至在其他類似網站上 (例如InterNations) 臺北亦得到很高的評價，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看待所生活城市的觀點以及對於城市未來的想像真的會有所不同嗎？



01

重新思考「我們所需要的城市」

Nomad List在評價指標的設計上有許多具有創意的想法，除了氣候環境、物價水準、生活品質等一般性指標外，使用者還可選擇包括網路的速度、步行友善的程度、共享工作空間租金、目前居住於該城市的遊牧者數量，甚至於每杯啤酒的價格、城市裡是否有棕櫚樹等非常細節的選項進行評比。針對於不同移居目的的族群，Nomad List則透過權重的調整設計了許多非常有趣的綜合性評價指標，例如新創評價(Startup Score)著重於物價、租金與融資環境等新創相關指標，專業遊牧評價(Promad Score)與狂野遊牧評價(Wildmad Score)則分別將物價指標以及安全指標剔除，而所謂的男性特質(Masculinity)、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風險迴避(Risk avoidance)評價，則是借用了荷蘭社會學家Geert 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試圖藉此凸顯出不同城市之間的文化差異。

然而，在前述這些非典型的評價選項當中，步行友善程度(Walkability)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個項目。長年提倡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的Jeff Speck曾以最負盛名的美世全球城市排名(Mercer Survey)為例提醒我們，雖然好的氣候條件、住宅與公共設施必然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有所助益，但所有能排進前五十名的城市都必然具有優異的步行環境，包括密集的聚落型態、好的大眾運輸系統與步行友善的社區。而Ad Age雜誌的專欄作家Jack Neff也曾提出他對於當前美國城市發展趨勢的觀察：數位科技對於城市所產生的影響就像上個世紀的汽車，尤其當所有人隨時隨地都需要透過社群媒體發送短訊時，選擇開車或步行其實已無關乎交通的便利性，更重要的是與虛擬世界保持無縫而通暢的連結^{註4}。換言之，無論我們是為了什麼原因而選擇步行，也無論我們在步行時是否有心思感受身旁的街道景觀(或其實是忙著打字)，好的步行環境不僅有助於城市生活品質的提升，步行本身更具有催化真實與虛擬空間的影響力。

游牧於臺北街道之外

藉由前面所討論到的種種趨勢回過頭來看臺北，我們一方面雖然可以肯定臺北並沒有在當前游牧化的世界中缺席，但也應該重新思考在這個身份與認同快速流動的世代，這個城市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未來，對於移居或暫居於此的新市民而言，這個城市是否給予了他們具有意義與歸屬感的認同。就如Charles Landry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特別提到，對他這樣經常遊走於世界各個國家的人而言，臺北的許多老街區其實是步行的天堂，雖然空間狹小而且還停滿了車，但街道旁有許多小尺度的半公共空間，不但可以讓人不自覺地放慢腳步感受城市生活的層次，更能促進人與人的交往與互動^{註5}。也正如台北村落之聲本年度的主題「街外之道」所試圖闡述的，現代城市多半依賴傳統的道路交通來串聯生產與消費，但在臺北這樣一個公私領域界線模糊、土地使用多元複合的城市裡，不僅大多數人每天的日常活動都發生在街道之外，臺北的美與不同其實也就存在於這樣看似破碎卻充滿生命力的角落空間中。

「把城市中的懷疑論者與支持者放在同一個隊伍裡，這樣所產生的思維轉變最有效，且勝算最大……^{註6}」



註4 Jack Neff 在文中所引用的是J.D. Power & Associates在2010年所發表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所謂的Y世代(泛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其實是一個不喜歡開車的世代，因為對他們而言，隨時能透過社群媒體與朋友保持聯繫是最重要的事，也因此選擇開車或是步行無關乎交通的便利性，而是與生活的型態息息相關。

註5 訪談影片 youtu.be/FBdMsYz8SjU

註6 查爾斯·蘭德利(2012)。創意臺北，勢在必行(姚孟吟，譯)。臺北：竹園創藝。



散步就像開啟一段自我與生活的對話，從身體出發，在體會、觀察、敘述與記憶中，再一次找回我們對自身周遭環境的細膩感知。

散步認識一座城

Jane's Walk

珍·雅各散步的啟示

圖文／吳比娜

散步有可能成為一場社會運動嗎？市民透過散步，表達對城市的想法、環境的關心？

步行，是最容易感知一個城市空間的方式，每年5月的第一個週末，世界各地的各個城市，人們自發性的走出來，探索鄰里、跟周圍的人聊天，2017年在36個國家212個城市中，從紐約、布宜諾斯艾利斯、維也納、加爾各答到東京，有超過4萬人參與，這個叫做Jane's Walk的行動，是向都市規劃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的致敬。

珍·雅各是誰？

一般來說，都市規劃被認為是「上面的人」、政府所做的決定，跟市井小民是沒有關係的。珍·雅各大概是主張「城市應為人民規劃」的代表性人物。

這位戴著圓圓的眼鏡、笑容慧黠的美國女士，在紐約當記者，為建築評論雜誌寫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被現代主義的浪潮所席捲，興建摩天大樓、蓋高速公路、移除貧民區，她觀察到許多都市更新計畫，實際上消滅了街道上社區的活力。這究竟是發展，或是城市靈魂、生命力的扼殺？她開始質疑主流的菁英思維。

在洛克斐勒基金會3年期的贊助下，1961年她完成《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她批評現代的理性主義規

劃，簡化的分區創造了孤立的空間，短期速效的開發下，卻是居民的迫遷、無人使用的公共空間、消失的社群文化。她指出這些看似理想的計畫，往往忽略了人們真實的生活。她認為沒有人可以透過車子上的匆匆一瞥、擺弄模型、或是烏托邦的幻想便能了解城市，「你必須走出辦公室，實地走走。」

當時汽車文化當道，紐約市政府計劃修築一條快速公路穿過華盛頓廣場，將重要的鄰里空間一分為二，導致許多民眾的反對，珍·雅各從作家轉為行動者，捍衛她所生活的紐約社區，串連媒體，擴大聲援。當她所居住的格林威治村被指定為竄陋地區，街廓計畫被拆除改為高層大樓，造成許多家庭、小商店流離失所，她邀請社



01 珍·雅各在地方小店所舉辦的記者會裡，手持各種文件（圖片來源／Wikipedia）

註1 這段故事可見於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 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 2017

註2 記住，帶領者不需要是歷史專家、建築專家、規劃專家，Jane's Walk不是一場導覽、課程，更重要的是參加者之間彼此的對話，多多構思問題，對參加者發問！最好的Jane's Walk通常都在當地咖啡廳、小酒吧結束，讓人們可以延續聊天，你永遠不知道在散步中，會冒出什麼想法、創意、友誼！

區領袖、規劃者一起在當地小店聚會，商議在公聽會上輪流發言。從1950到1960年間，在紐約的都市政策中，珍·雅各幾乎無役不與，鼓勵人們有權利對公共政策提出反思 註1。

最後，市民行動成功的扭轉了市政府的決策方向，保存了今日紐約格林威治、蘇活等重要街廓的紋理，也影響了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規劃思維。

她提出「街道芭蕾」（Sidewalk ballet）的概念，街道上各種人、事、物的互動宛若舞蹈，各自獨立的步伐、韻律，組成一首複雜的舞曲。她認為城市宛如生態系，多元要素之間彼此支持、互相強化，看來混亂，卻有其秩序。在成功的鄰里規劃裡，有趣的街道串聯成網絡，構成城市的紋理，中間佈有人行道、廣場、公共建築，強化空間的豐富性和多元使用，形塑了地區的特色與認同……。



02 多倫多也有相當活躍的Jane's Walk社群，每年有數十場散步（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Yoho2001）

但更重要的，珍·雅各代表一種反思的精神，她幾乎提出一種「散步即規劃」的方法論。她相信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案，通常來自於居住在那裡的人第一手的生活經驗、創意、想法。你無須是專家，「你所需要的是一雙觀察的眼、對人們的好奇心、還有願意走路。」

Jane's Walk 由市民領導的散步對話

也因此，在珍·雅各2006年去世後，2007年起，人們開始在她的生日（5月4日），每年5月的第一個禮拜，發起「珍·雅各的散步」，以散步作為邀請人們討論生活環境的媒介，促使市民參與都市規劃。任何人都可以發起散步行動，從三五成群到10至20人的小團體，有些獲得補助，但

多半是志願發起。帶領者需要自訂主題、路線，邀請市民免費參加，在散步過程中，人們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對社區的認識，彼此連結，宛如一場移動的對話 註2。

在紐約，由紐約市藝術協會所贊助，每年在該週末有近200場的Jane's Walk，人們走訪歷史景點、緬懷消失的社區小店、檢視公共空間的開放性（是否被私有化）、踏勘社區菜園，並舉辦攝影比賽，鼓勵參加者在途中拍照，上傳到社群網站；在維也納，人們巡禮城市塗鴉、觀察市中心車輛與行人間的交通問題，討論女性在城市裡的生活經驗；在加爾各答，人們從當地為數眾多的老戲院，了解到地方獨特戲劇的文化，也去探訪河濱濕地，了解濕地跟城市生態之間的關係……。從探索一個地方、討論一個議題、倡議一項行動，各種主題都有，包羅萬象，從大都會到小城鎮，不分男女老少，人們走出來散步，關心自己的城市。

臺南的Jane's Walk

在臺灣，我們在臺南也連續兩年舉辦了Jane's Walk 註3，跟社大的課程連結，第一次的主題是水岸空間，從濱海的安平聚落出發，沿著鹽水溪、運河走向城市，交換著彼此對這段路線的生活經驗，也討論政府正在進行的水岸城市規劃。在初夏的炎熱中滴著汗水走著，發現因為缺少樹木、休憩設施，河濱活動相當有限，還需要更多細緻人性尺度的設計，才能把人帶向河邊，真正親近水岸。

第二次是「即將消失的鐵道街景」，臺南鐵路地下化的工程已然動工，但做為公共議題，仍有學習與反省的必要，透過踏查，我們認識地下化工程始末，反思媒體上的報導。走這段不尋常的路線，我們鑽進平常不會進去的地下道，經過小菜園、秘密花園……，感受鐵路與城市環境交融的關係，並記錄即將消失的鐵道風景。

對專業者的啟示

散步如何導向規劃，未必容易，但在溫哥華、多倫多，有些大學的規劃、建築學系開始發起Jane's Walk，讓師生藉此跟民眾互動。在巴西的Goiania市，規劃單位以一系列的Jane's Walk作為民眾參與的媒介，跟環境、文史團體串連，以地圖、訪談記錄意見，回饋到都市發展計畫中。「一群人實地散步，要比坐在那裡開公聽會生動多了！」，人們在這一整天走出自己的辦公室、車子，用步行、最簡單的大眾運輸，第一手的去感受城市生活。

跟1960年的紐約相比，事隔50年以後，世界城市仍在面對許多規劃與開發的抉擇，我們仍可從珍·雅各身上學到重要的一課，專業規劃者應該更全面的照顧到沒有聲音的權利關係人，而不只是根據自己腦中的理想、或滿足特定政治權力而做規劃，規劃專業與民眾參與之間兩者應彼此平衡，並互相對話。

目前在臺灣，臺南、桃園等地都有Jane's Walk的帶領者，而臺北還沒有。你想要發起什麼樣主題的散步？是爭取推嬰兒車媽媽們的行人權、關注城市的低收入住宅，或是獨立書店之旅？任何主題都可以。許多人在散步的途中，往往驚訝自己從來沒有看到身邊日常的事物，也跟不曾對話過的人相遇。讓我們先像珍·雅各所說的，出去走走，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吧。

註3 <http://janeswalk.org/taiwan/tainan/>



- 03 「臺南即將消失的鐵道街景」Jane's Walk
- 04 臺南水岸空間Jane's Walk，走在幾乎無遮蔭的堤防上
- 05 Jane's Walk 活動標示
© Jane's Walk (<https://janeswalk.org>)



A walking movement for better cities

Citizen-led walking tours towards community-based city bui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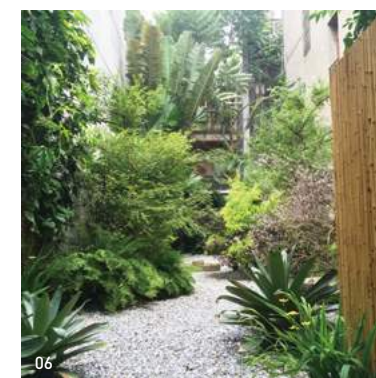
重溫舊屋新夢

時程／需要很閒的一整天
帶路／老屋新生誌
交通／走路、Ubike、捷運



- 01 第一站來到蟾蜍山，這裡跟印象中「老屋」不一樣，好蟾蜍工作室致力於聚落保存，將社區做為一個大型的家，一步步的改善這裡的環境
- 02 街角的白色小房子——萬鏡寫真館也是之前的獲獎作品，旁邊的樂埔町也是老屋新生的夥伴，可惜非營業時間無法一探究竟
- 03 到達2018年的得獎作品豐仁藥局，正如它的功能般，隱身在一般巷弄民宅間

- 04 塔城街與環河北路一段之間的南京西路，清時稱六館街。約昭和初年，由板橋林維源家族建造六連棟洋樓，位於街角的米凱樂酒吧是2018年的入圍老屋
- 05 忠孝復興站的雅痞書店，之前對於這裡的印象就是有不盡的醫美診所，書店就藏身於出口附近的舊大樓3樓，一出電梯就是另人印象深刻的紅色空間
- 06 迪化半日為三進式街屋，最前方為有關茶的選物店，穿越中庭後為茶坊，再穿過茶坊可以進到後院享受後院的獨特景觀與氛圍



3 在鄰里巷弄間，進行一場超現實主義風格散步

路程／鄰里巷弄裡
時程／佇足一瞬間
帶路／Julie Yeh
交通／步行、鐵馬、機車皆宜



新北市大豐里的巷弄，據說是彩繪牆面的大本營，甚至是彩繪牆面熱潮的領導者。上中學時，每天都要步行經過忠孝路巷弄上學，這條巷道除了學校也是通往黃昏市場的主要路線，傍晚時分，下課的學生們、趕在晚餐前去市場補給的婆婆媽媽們、已經下班下課從外地回家的本里住戶，把這條小小街道擠得好不熱鬧！

依稀記得當時巷道裡，偶而就會經過的畫著復古風人物和紅色楷書標語的牆面，時至今日，這些牆面的彩繪幾經更新升級，變得更立體、更多彩繽紛、更明艷動人。

讓我們從大豐里出發，一起探索街頭巷尾的彩繪風景。

- 01 往巷裡走，會遇見療癒系超現實主義的座頭鯨，溫和的同色搭配，飛翔的座頭鯨和軟綿綿的雲朵，經過讓人心情也飛上天際
- 02 是特有種類臺灣藍鵲的身影，極簡又現代的色塊畫風，讓乘載老房子的巷弄別有一番新氣象
- 03 小小的巷道部分路段僅能容納車輛單向通行，佛系標語讓人自動放慢速度，提醒用路人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 04 不用出國也能感受歐洲風格的向日葵田和雪山風景

4 半日走訪木柵老屋店家

路程／方圓三公里範圍
時程／整個下午至傍晚
帶路／Charly Chen
交通／公車、步行、Ubike



剛搬來木柵區的時候，覺得這裡的道路有點狹小，房子圍繞在馬路旁，顯得有些擁擠，也許正是因為這樣，部分區域的老房子還沒有面臨被拆除的命運。木柵的老房子，倒不像古蹟那樣的年代久遠，只不過從原本的一片農地，慢慢發展成近代住宅區，木柵市場可能就是當時最熱鬧的區域。

想來介紹一下在地人，如何用現有的老房資源，打造一座座充滿人情味的質樸小店。此次路線集中在木柵市場以及政大學區範圍，以最輕鬆悠閒的方式，探訪屬於木柵人特有的生活態度。

題外話，關於「木柵」地名的由來：古時候在新店溪上游一帶，是泰雅族原住民居住的地方，原住民極易渡河侵襲，故漢人於景美溪右岸今道南橋附近，沿著河流以木椿圍木柵，防禦原住民進犯，眾人習用建築物作當地名名稱，於是取名「木柵」。



- 01 有天經過該區域時突然出現了一棟整理過的小店，有點像是在夾縫中展露了自己的頭角，曖曖發光
- 02 文山公民會館建於1927年的日式平房，外形古樸素雅，鑽石形氣窗令人印象深刻。原是木柵國小歷任校長宿舍，1982年最後一位住此宿舍的校長辭世後，閒置一段時間
- 03 這地方是由一群創作職人打造出來的聚落空間，除了展示藝術家的作品外，也不定時的舉辦活動或手作課程，讓木柵老屋有了不同氛圍的展現
- 04 公民會館已於2002年10月19日啟用，讓原本閒置空間重新連結了居民歷史記憶和文化空間想像



低頭看臺北 城市鋪面

路程／約1.8公里

時程／慢慢走20至30分鐘

帶路／李秉直

交通／臺北車站

一定有不少人曾經聽過長輩說：走路要向前看，要抬頭挺胸。當人們只顧著前方時，是否曾經有印象腳底下踩的是什麼？又曾經錯過了什麼？



臺灣是一個許多文化構成的一個小島，而臺北更是極其複雜。臺北曾經像其它縣市一樣，由許多有騎樓的2、3樓透天厝構成，每棟房子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騎樓是一個奇特的空間，既是私人又是公共，走在騎樓的當下或許察覺不到每棟房子的獨立性，但是從觀察騎樓地板，它的材質、圖形隨著經過不同的房子而有所變化時，就能體現出每棟房子的私人及獨特性。

騎樓是室內的延伸，隨著屋主當時造屋的經濟狀況、喜好、時代背景流行的材料，以及工人的技術，造就了各式各樣的地板鋪面。有大家耳熟能詳的磨石子地板。光是磨石子地板就可以發現除了單色，有些是雙色，甚至是三色混搭。有黑白交錯棋盤式的磁磚、大面磁磚與馬賽克磁磚的混搭，經濟好的使用花崗岩也大有人在。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騎樓鋪面的命運也悄悄地改變。

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無障礙設計成為政府積極推動的項目。臺北市於民國91年率先推動騎樓整平與人行道改善工程，目的是要讓市民有更方便且良好的行走環境。於是以前汰舊換新的方式，拆除了原有的地磚，統一使用一樣顏色、一樣鋪法的磁磚面對整個台北市，並在尾端附上整平工程的小標章。此做法方便了市民，但同時也抹去了屬於老臺北的珍貴記憶。這讓我想起拖著行李箱在巴黎的難忘經驗，巴黎城市的鋪面主要是石頭磚構成，除了中心區人行道有特別整平以外，郊區巷弄的人行道就是難走、崎嶇不平、行李很難拖的石頭磚。他們不但沒整平，甚至以能踩在百年歷史的鋪面而感到驕傲、感到自豪。

反觀自己的城市，面對地狹人稠的土地，是否只能以抹去或拆除的方式更新城市？面對類似的問題是否打著方便的旗幟就是解答，而最後換來的是一個毫無表情的都市？面對老師傅留下來的珍貴技藝，是否又能夠驕傲的向外國人展現這城市獨有的面貌？

臺灣是一個由許多文化構成的小島，而一條50公尺的騎樓則是由許多不同個性的鋪面構成。走在路上低頭滑手機的同時，不仿可以觀察曾經踩過的鋪面，也許能夠發現臺北還有許多未被發覺的魅力。

- 01 在街角處時常遇見的特殊狀況，人行道的通體磚與騎樓街角45度的相遇
- 02 材質的轉換預告了下一棟房子的到來
- 03 會碰到一些不願妥協的店家。此為賣布的店家，布與地坪形成一個和諧的景色，可見地坪與房屋的主人息息相關
- 04 騎樓整平工程，變得乾淨、清爽，同時很多東西也隨之消失

以另一種鐵馬文化探索城市

路程／5-10公里

時程／慢慢遊一個下午

帶路／陳昱翔

交通／步行或是自行車



有一陣子我特別喜歡往老舊的巷子走，因為這些巷弄隨著城市發展漸漸成為沒有人會往來的通道，也因為人流減少，成為了一個較為包容、彈性較高的異質空間，形成多元都市文化的特有棲地，容納了被現代化及全球化潮流衝擊下不再常見的人文活動及痕跡。也因為這樣的空間特質，這些地方經常暴露常民的生活習慣與原始樣貌，有時候也保留或殘存建物在每個時代中特有的符號以及象徵，而在被忽略的街角也很容易藏著被時代遺留的人事。因此，作為一個愛好鐵馬的蒐藏者，我常利用非工作時間，以如同採集者憑著想像及過往經驗融合而成的直覺，走入這些散落在城市縫隙的街角，畢竟在現代化的大馬路上根本不可能遇見這樣的老鐵馬，在不同的棲地空間才可能遇見特定物種，如同你不可能在石虎公園遇見野生的石虎是一樣的道理。

另一方面，這些異質空間並不是連續的，因此常需要藉由步行以及單車不停遊走，每當越過不同性質的空間，很容易感受到街區的氛圍如同潮界線般有著明顯的變化。所以對我而言步行路徑並不是一條路，而是以散落的特定空間作為跳島，藉由不停穿越於

現代發達及老舊停滯的街區所構成的航線；在這些被人視為窳陋的街區中，往往能發現一臺或是半臺的早期鐵馬，同時我會停下腳步靜靜地觀察。鐵馬一詞融合了人造與自然的元素，是工業革命後仿生發明的重要象徵，而這些人造物通常也會隱喻不同時代對於事物的態度，例如早期的腳踏車上的場徽都是銅質琺瑯製成的，漸漸變成鋁製的，最後甚至僅用貼紙貼上而已，這些細節的變化似乎暗示隨著文明科技的演進與經濟水平的提升，許多事物反而漸漸不再具有細節以及多樣性，然而，我卻總是較容易在騎單車者的臉上看見單純的笑容。

搜索這些單車不再僅是為了蒐藏，而是希望能藉由它們帶領我看見更多不同時代所留下的訊息，如同極地冰柱裡的空氣泡為我們展示當時的大氣型態，如同琥珀中被封存昆蟲所遺留的生物訊息；是這些停留在某個時間裡的鐵馬誘發我探究城市的隱性基因，學會以細膩的觀察去思考破碎在都市中的畸零角落裡的各種都市紋理與生活細節，也因透過步行的方式得以深入如同荒野般、容納非現代社會的優勢物種的現代都市縫隙，而這些充滿細節的人事，才能帶領我們貼近城市真實的樣貌，引領我們更理解他人，並找到屬於都市再生的不同可能性。

- 01 老舊的巷弄隨著城市發展漸漸成為沒有人會往來的通道，也因為人流減少，成為了一個較為包容、彈性較高的異質空間
- 02 幸福牌後期的男女兩用車，有活動式的上管，顯示當時腳踏車的價值以及男性的乘車堅持
- 03 曾經單車是社經地位的象徵，隨著時代進步，單車逐漸成為廉價的代步工具，甚至成為龐大的都市議題，沒有人想過單車會成為沒人要的廢棄物，被遺棄在城市的各個縫隙，同時也因為回收處理成本過於龐大駁斥了單車廉價的象徵

古亭同安街、汀州路漫遊

路程／方圓1公里

時程／一個下午

帶路／邱劭霽

交通／古亭捷運站

古亭是臺北的城市記憶，也是富有歷史文化的城南地區。因為鄰近正在就讀的大學，因此這裡成為我平常放鬆心情的散步好去處，只要簡單橫跨車水馬龍的羅斯福路，便可以來到這個鬧中取靜的城市角落。

從古亭捷運站2號出口一出來，便是商店、餐館雲集的同安街，沿街有拉麵、水餃、臭豆腐、麵線羹等各式美食小吃，如果正值中午也可以在這裡飽餐一頓、休息片刻再繼續接下來的散步之旅。走在同安街上，於28巷口右轉，映入眼簾的是歷史悠久的福德爺長慶廟，長慶廟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清領時期泉州人開墾的古亭庄，而到了戰後時期則逐漸成為南昌街一帶客家族群的信仰中心；在長慶廟裡，也有介紹古亭由來的紀念石碑，想要了解古亭的發展，長慶廟絕對是最佳景點之一。

走著走著便來到商家密集的汀州路，熱鬧的汀州路為萬新鐵路的舊址，步行的道路也正是過去鐵路行經路線，可惜過去的鐵道記憶已經流失在都市當中。若有時間，也可以從同安街、汀州路交叉口左轉往河堤國小方向，步行約三至五分鐘，可以到達王貫英紀念圖書館，找本好書閱讀或順道認識一下臺灣的平民教育家，有「現代武訓」之譽的王貫英先生，其生前致力於推廣教育，以拾荒所賺的資金購書興學、籌辦圖書館以推廣教育。

若順著同安街繼續散步下去，則會看到左手邊充滿童趣、創意圖像的施洛德文學花園。施洛德花園曾經是被都市、社區遺棄的角落，充斥著垃圾、資源回收品，後來由河堤里長鄒士根與中正社區大學綠美化課程學生合作，將這個遺棄之地重新打造成彩繪花園的休憩空間，提供社區居民、遊客一個休閒之處，讓從前「失落的」地方變成現今美化後的「施洛德」花園。

再走下去，到了同安街101巷口，附近就是兩個在地景點一間置空間改造的城南101味覺交流站、日治時期遺跡的紀州庵。城南101味覺交流站也曾經為社區忽略的閒置空間，但是經過在地居民、相關團體的努力之下重新改造，社區居民可以在此地種花種菜、閒話家常，也是都市中難得寧靜的休



憩空間。紀州庵則是日治時期的歷史建築，初建於1917年，原為平松家族經營的日式料亭，戰後曾經被重重的鐵皮違建所包圍，險些消失於城市歷史的洪流當中，不過後來得以重見光明，而現今的紀州庵被打造成歷史古蹟、公園與展演空間，也會定期舉辦展覽、市集等活動，以活絡當地，並且讓過去的城市故事得以流傳。參觀完紀州庵，若有閒情逸致，旁邊就有YouBike站，也可以順道騎車到河濱公園、公館商圈、崁頂、萬華、永和等其他景點，繼續接續的散步旅行。

同安街附近除了上述的重要景點以外，其實在街頭巷尾內，甚至是建築等都有值得去發現的在地線索，像是有些房屋單邊會特別架高以因應地形起伏，當你發現這樣的設計時，很有可能你正站立在新店溪的自然堤上呢！另外，在部分的街頭巷尾中也有牆壁立面的美化，等著你走訪！還有其他值得去發掘的，有空的話也可以帶著家人、朋友一起走訪臺北市鬧中取靜的城市角落，也許會有更多的發現。

01 長慶廟的歷史可追溯至清領時期泉州人開墾的古亭庄，戰後時期成為南昌路一帶客家人的信仰中心

02 紀州庵初建於1917年，原為平松家族經營的日式料亭。現為歷史古蹟，並且定期舉辦展覽、市集等活動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越來越多人們正用樂觀、正面的態度面對我們所居住的生活空間，不同角色帶著有趣的思維加入這座城市，學習用包容的方式，與彼此共享更美好的生活。

「玩」出 城市想像

用「遊戲」開啟城市視野 聚樂邦 Clubon 專訪

專訪／林志育、吳亞軒
文／王秀儒
圖／聚樂邦

當我們在思考如何讓新世代參與社會時，「玩樂」或許是其中一種解答。

聚樂邦是一間致力於社會議題遊戲化的設計公司，在為臺北信義區量身打造的戶外實境遊戲《幸福製造公司：再見童年》中，平時愛玩遊戲的年輕世代，開始有機會走出熟悉的生活路徑，繞進社區的大街小巷。

落腳信義的聚樂邦

聚樂邦與信義區的連結始於2015年，創辦人亞軒與哥哥在信義區嘉興街開始經營「來坐夥共享空間」，並在這裡遇見另一位創辦人志育，兩人開始思考該如何用遊戲的方式鼓勵青年參與社會，從涵蓋全臺北市的議題實境活動「社會探險隊」開始，漸漸聚焦在聚樂邦所在的信息區。從駐地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與社區的連結，遇見了更多在地的店家、社群，促成了遊戲《幸福製造公司：再見童年》的誕生。

信義區，不只是計畫區

「我們在做信義區相關遊戲的時候，其實遇到了一個困難。」亞軒說，相較於其他區域，信義區是一個相對新興的區域註1，也很少有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在信義區進行研究。

「我們期待讓大家看到，跟印象中不一樣的信義區。」

於是從2015年開始，聚樂邦一起參與了翻轉信義想像的過程，與信義社大、文史社群夥伴們合作，信義區不再只停留在臺北101、百貨大樓等過於扁平、單一的印象，而是反過來邀請居民們一起來認識自己的家鄉，讓在地人以更貼近地方的角度發聲，一起創造、訴說自己的故事。非常多在地故事與文史知識都是在那個時候，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起來的。

關於《幸福製造公司：再見童年》

《幸福製造公司：再見童年》是聚樂邦以臺北信義區的吳興次分區設計的戶外實境遊戲，就像是戶外版的密室逃脫，需要組隊行動，利用手機搭配道具，用推理、觀察的方式解謎，而這一切都在真實的城市空間裡進行。



01 聚樂邦核心成員志育、亞軒

註1 信義區原為松山區的一部分，1990年臺北市行政區重劃時才劃出獨立設區



02 遊戲中玩家藉由親臨現場重新認識信義區 © 聚樂邦

03 聚樂邦將城市故事化為一場富有挑戰的小旅行 © 聚樂邦

04 過程中透過破解不同關卡任務引起青年的興趣、增加挑戰性 © 聚樂邦

註2 教學目標可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大面向，而情意則是指在學習過程中對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應，進而影響後續採取的行動



一個戶外實境議題遊戲，需要先從議題研究開始，搭配遊戲中會接觸到的空間場域，去發想如何轉化成遊戲的故事文本。「用故事的方式讓大家可以看到在社會議題裡面的個人，那就比較不會只是流於一些抽象的名詞」，亞軒說明，利用故事、角色設定創造出的情境，實際走訪關卡地點，使玩家更能夠深入了解聚樂邦在遊戲背後想要訴說的議題。

遊戲如何讓人走進城市？

這款遊戲其實談論的是信義區的水文、河川，還有緊鄰我們周遭的自然環境。直到現在仍然在流動的溪水、河流，卻常常不被人們關心。志育說，遊戲的其中一個關卡，就必須抵達現場，在河川旁邊觀看現場的狀況，才有辦法解答謎題。「有趣的點就在於我們這樣的一個遊戲，讓玩家勢必得繞去他們平常不會去走的這些社區場域。」

從認知城市過往的歷史；接著在情意註2上親臨現場直接感受；最後的議題手冊提出了更多的思辨行動與內容，玩家們可以帶著得到的經驗與知識進行下一步的思考、關注、甚至參與，任何一個行動上的微小改變，都是青年參與社會的養分，也是聚樂邦團隊期待樂見的轉變。

成為轉化城市議題的橋樑

志育發現，即使公部門團體懷有很大的熱情，但地方的文史知識在缺乏動機、沒有轉化的情況下，年輕人是難以吸收的。而聚樂邦試圖扮演的是一個轉化的橋樑，「我們會試著去探討，這些知識、脈絡跟他們的生活，可能會在什麼樣的節點會碰觸、碰撞？那個關係會是什麼？我們會把這些點抓出來，變成手冊、變成遊戲。」

當遊戲成為溝通的角色，存在在城市中的故事也有了重新被看見、被瞭解的機會。在未來，聚樂邦還想嘗試跨出區域限制，創造與臺灣在地議題結合的遊戲，讓更多人可以加入，在親近一座城市的同時不斷學習，建立對環境的認識、對土地的感知，在「遊戲」中，細細品味城市的豐厚脈絡。

一起回到街上玩吧！ 重返街道遊戲在臺北

文／王秀儒

圖／王秀儒、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回看不同世代兒時的遊戲經驗，從六年級生記憶中鄰里巷弄之間的奔跑嬉戲，七、八年級生公園裡帶有質感的磨石子滑梯、轉動的地球儀、輪胎鞦韆……，然而，在快速發展下的城市裡，我們除了面對不斷建起的高樓，還要小心快速駛進馬路的車流，可以遊戲的空間從貼近日常生活的街道，退回學校、公園、遊戲場，甚至回到3C產品那片小小螢幕中。

還街於民，拿回下一代想像城市的權利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帶孩子重返街頭遊戲的想法因此誕生，跳開社會對兒童遊戲空間的現有框架，走出遊戲場，再次帶著孩子回到街道上，拿回玩樂帶給孩子的健康、互動、交流，以及對空間的想像與自由。

特公盟的第一場街道遊戲，就在2019年3月30日在臺北市政府前封街舉辦，街道空間在3小時內成為小朋友們盡情遊戲的空間，400位家長小孩共同參與，讓孩子們在大地彩繪、彩虹泡泡、木頭敲打、紙箱創意、幼兒遊戲等主題區中盡情玩樂，找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玩法，將街道原有的空白空間幻化出更豐富的想像力。同時場邊也安排了解兒童身心發展、認識孩子遊戲樣貌、具有協調孩子衝突能力的專業「孩子王」，在一旁適時協助、引導孩子遊戲。

一座好玩城市的樣貌 由孩子「玩」出自己的決定

在臺灣，多元豐富的街道活動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封街活動在未來不該只限於迎神廟會、遊行、路跑，而是顧及更多城市角色的需要，讓小朋友們走出家門就能上街遊戲，返回街道的過程，是開拓兒童遊戲空間的解方之一，也是孩子們親近這座城市最直接的方式。

街道遊戲能夠在臺北第一次實現，源自2018年末，特公盟於嘖嘖募資平臺發起「一起上街玩吧！『兒童重返街道遊戲』」



01

募資計畫，同時結合臺北眾力方程式一社區營造點媒合培力計畫資源媒合，在當代社會透過網路世代社群集結，引動議題發酵，形成一股跨出地域性質的社群力量，召集每一位關心孩子遊戲權益的媽媽爸爸，主動進入城市空間共同倡議共同的理念。

募資計畫只是開啟兒童重返遊戲的第一步，延續最初的精神，特公盟在臺灣發展兒童遊戲權、參與權的路上，帶著越來越多的大人們，以傾聽、同理為前提，開啟一連串的溝通與倡議，一起正視孩子們遊戲的需求。今年街道遊戲的倡議行動預計共有3場發生，特公盟也將持續與政府、公部門各單位、社區鄰里溝通，期待在城市未來的日常街景中，也能看見孩子們出現在生活巷道之間，自在遊戲的身影。

01 孩子王帶著小朋友在街道空間盡情玩樂

02 第一場街道遊戲選擇在臺北市政府前舉辦，希望讓公部門與社會大眾近距離看見兒童遊戲的樣貌



02

幼吾幼之城——「城市」給玩嗎？ 一位建築師媽媽對城市學習空間的發問

演講／林亞玫、林鼎傑

文／王秀儒

圖／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何黛雯建築師



01

孩子是城市未來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在少子化的時代趨勢下，隨著人數的減少，他們的需求是否越來越難以被聽見？台灣女建築家學會何黛雯建築師，從一位建築師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的角度，關注城市學習環境與兒童的教育發展，討論孩子們在現代社會中，如何透過城市中多樣公共空間真實的體驗、伸展與社會交往，友善地學習長大。

公園給玩嗎？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公園給玩嗎』一直是特公盟初期的想法，走了3年之後，我們認為整個城市應該要好好玩。」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公盟）的成立，起因於2015年夏天，原本讓孩子流連忘返的大型特色遊具無預警被拆，讓關心兒童遊戲權／參與權的媽媽爸爸警覺並意識到國家機器對人民使用公園遊憩權益的漠視、公家機關與廠商長年便宜行事和敷衍塞責，遂於同年秋天迅速結合成一個非正式的理念共同體。特公盟在監督國家改善、推動廠商不斷精進技術品質的同時，也致力於推廣普羅大眾對親子友善設施的認知度、大小公民參與切身公設規劃的重要性等議題的分享宣傳。



02

理事長林亞玫帶領聽眾們從城市的發展來看遊戲空間的變化，在遊戲當中，身為兒童應該擁有的自主、挑戰的主導權如何找回？孩子的需求該如何轉譯？特公盟從這樣的議題出發，近年來持續監督公部門、設計者，與家長溝通，積極地向外推廣宣傳開始有了初步的成果，更多照顧到不同孩子遊戲面向的公園相繼誕生。而特公盟的下一步，要帶著孩子從遊戲場走向城市，讓外面世界的家長、公部門、擁有公權力的大人們更了解孩子的遊戲樣貌，持續發掘遊戲空間更多改變與想像的可能。

聚落給玩嗎？ 好蟾蜍工作室

好蟾蜍工作室發起人阿傑，10年前在偶然之下開始了蟾蜍山聚落的生活。蟾蜍山位於臺北盆地最南端的南港山系，看似是都市的邊陲地帶，但此區獨特的發展歷史讓蟾蜍山至今仍保留生態、軍事、歷史農業的寶貴資產。

曾經面對蟾蜍山聚落與煥新新村的拆遷與開發威脅，阿傑開始關心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發起一連串的保存行動，在過程中，逐步牽起了聚落的人與社區、自然結合的機會。一系列的「小小生態藝術家」活動帶著社區的小朋友體驗自然、採集、並與藝術創作結合，認識社區的環境與生活；與社區周邊民族國中合作的「蟾蜍小學堂」，將生活的場所作為教室，透過結合社區的不同議題，帶著學生更多面向地認識自己的家鄉。

聚落給玩嗎？蟾蜍山聚落透過社區不同角色共創各種行動，彼此理解，紀錄與描繪蟾蜍山豐富動人的面貌。

01 特公盟在2019年3月跨出第一步，在臺北舉辦了第一場街道遊戲

02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理事長林亞玫

03 好蟾蜍工作室發起人林鼎傑



03

街道進化，小巷變身

企劃／台北村落之聲
文／王秀儒

如果街道不再是車子專屬的空間，那街道在未來可能是什麼樣子？巷子裡還可能存在著更多有趣的東西嗎？

步行是一件隨時隨地都能發起的行動，不需要特殊的技巧、也不用特別的花費，無論任何人都能夠參與。走路使我們能夠慢下來，步出家門不是只有追求點對點之間最快速的移動、在車上對街頭風景匆匆一瞥，而是深入居住生活的現場，關心我們的環境，用自己的視角，重新檢視這座城市。

台北村落之聲年度主題「街外之道」意指在原有印象中街道樣貌之外的更多可能，「街道進化，小巷變身」就是一場發生在巷弄裡的日常探險，為在街道上生活來去的人們增添樂趣，鑽進小巷，在解開指定任務，參與活動的同時，也許繞進了不曾走過的巷子而得到一段放鬆的片刻；也許更仔細地看一遍通勤路上的風景；或者一路觀察下來，你也能說出對於未來街道樣貌的想像與期待。

以各種方式推展對於城市的關注與討論，「街道進化，小巷變身」作為起手式之一，以人人皆有的手機作為媒介，透過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技術，呼應路上觀察、步行城市議題所製作的主题遊戲。村落之聲以原有網路社群經營平台，透過這次的企劃串聯線上與線下，期待用不同於以往的方法，開啟參與互動的對話，刺激市民想像街道的多種面貌。

「街道進化，小巷變身」結合不同城市時事議題的討論，發展出三個遊戲

主題：「出門就是遊戲場」街道遊戲倡議道路並非汽機車專有，如果巷子裡的車子「慢」下來，小朋友就有可能回到城市空間，來到街上玩耍；「如果城市有條河」則想像城市與河水共同生活，也許能夠成為調節城市氣候的其中一條解方；而「走路好好」主題中，擁有良好的人行環境能鼓勵大家走出家門，為城市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當遊戲與城市中俯拾即是的符號標誌結合，走在街上，這些平時看似不起眼的符號在此時被賦予新的意涵。



01 街道上十分常見的標誌符號，經過團隊不斷測試，篩選出適合這次AR遊戲的辨識物

遊戲介面與視覺設計

當使用者找到特定的辨識物件，現實世界的街道從手機螢幕看出去，就會出現特殊的效果。「街道進化，小巷變身」利用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加上Facebook 相機AR開發技術，針對三個遊戲主題設計一系列的插畫特效，配合文案、對話與豐富的視覺效果為街道上的標誌賦予新的想像。

一起讓「街道進化，小巷變身」

掃描QRcode連結開啟不同主題的AR相機，找到指定的辨識物並將相機對準，手機畫面就會出現專屬AR特效！在讓小巷變身的過程中，村落之聲蒐集了來自各地民眾對於城市街道的想法與意見。一起來解開任務，加入想像街道的行列吧！



02



03



04



05

- 02 前導頁面
- 03 「出門就是遊戲場」辨識特效
- 04 「如果城市有條河」辨識特效
- 05 「走路好好」辨識特效

民眾操作分享



出門就是遊戲場

「老街屋底下賣小吃前面停滿歐兜
=臺灣味的街道」
「希望車子不要再亂按喇叭」
「有點危險要多注意來車!」
「閃過10次機車後……終於抓到慢啦!」
「希望車子能禮讓行人和腳踏車騎士!」
「下過大雨、夜間、坡度道路的「慢」，
真的讓我好慢才成功抓到遊戲場呀~」



如果城市有條河

「希望整個城市都是海綿道路，吸水又降溫!」
「夏天實在太炎熱!除了下雨之外需要一點水
元素來降降暑氣!」
「如果城市有條河，就不用跑去冬山河」
「偷偷告訴你~其實，臺北市許多條大馬路，
他們以前都曾經是河哦!(問問老一輩他們
會知道)」
「如果城市街道在夏天還能踩水玩就更棒了」
「如果臺北街道成為小河，不僅能讓城市降溫，
更提供市民更多的親水空間，讓我們朝向臺
北威尼斯邁進吧!」



走路好好

「自從決定賣掉汽車、機車，完全以行人和大眾
運輸為主後，才發現人行空間好重要啊!」
「為了玩遊戲，才發現行人優先的路牌都好高!
以行人的視角，並不容易看到行人優先四個
字。希望有一天，每一位城市人的路權價值
觀：看到人行道就代表行人優先!」
「停滿機車不是很好走」
「沒事多走路~多走路沒事~」



走入生活現場

解決城市面對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跨出行動的步
伐，我們都必須來到城市的第一線，串聯社區、居
民、公部門、專業者們，一起思考、共同創造，引
領臺北緩緩朝向更舒適宜居的城市前進。

通用設計城市規劃 考量年齡友善與多感官資訊

圖文／余虹儀

高齡化社會來臨，城市規劃應考量年齡友善（Age Friendly），建構一個對不同年齡的人都健康及安全的城市，讓老年人、身障者都有更好的移動與自主能力，對兒童、年輕女性在進行社交活動的安全亦有幫助。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7年提出的《國際年齡友善城市指南（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包括宜人潔淨的環境、綠地的重要性、適合老年人的人行道、休息的地方、安全的環境、人行道和自行車道等。檢視我國城市的規劃，可以發現急需改善的部分包括適合老年人的人行道、休息的地方等。



01

針對「適合老年人的人行道」，我國內政部營建署已確立未來市區道路將以「通用設計」與「完全街道」註1的理念逐步改善，除了提升人行環境服務機能，在公園、綠地、街角與建築的公共通行空間也都會融入無障礙設計註2。地方政府近年來也積極進行「騎樓整平」工作，幾個城市已有顯著成果。然而，有些人行道的路平成果令人堪憂。例如，為方便住家車輛進出或店家推車上下貨需求，將人行道作出多道斜向路面的緩坡，如此一來，人行道與車道之間的防護緣消失，增加所有行人的風險，輪椅使用者與坐在娃娃車上的幼兒經過這些路段也會因傾斜而增加翻覆的可能。



02

- 01 城市規劃應考量年齡友善，建構一個對不同年齡的人都健康及安全的城市
- 02 台灣有些人行道靠車道的邊緣缺乏防護緣
- 03 日本很多紅綠燈在綠燈時都會播放音樂

- 註1 完全街道（Complete street）是指各種交通工具使用者都可以使用的街道。不論是行人所需要的人行道、腳踏車騎士所需要的自行車道、汽機車及公車等交通工具所需要的車道都有。
- 註2 可參見《市區道路人行環境推動現況與展望》內政部營建署，2018。
<http://bit.ly/2HerJt4>



03

而臺灣街道或路邊「休息的地方」則過少。隨著年紀漸長，老年人越來越仰賴大眾運輸工具，便利的公共交通對老年人參與社會、促進活躍老化（Active Ageing）至關重要。然而，能否從家中順利移動至公車站或捷運站，將是另一個關鍵因素。除了要有平坦且安全的人行道，人行穿越道的綠燈秒數也要考量老年人步行速度。此外，整個路程還要考量老年人的可步行性（Walkability）。在民眾經常步行的路線上，應該提供適合不同年齡行人休憩的座位數量。理想的



04



05



06

- 04 日本路邊的欄杆式暫歇設計
- 05 日本很多導盲地圖都採用透明點字並提供語音資訊
- 06 日本有些店家開始提供手語服務

情況下，每100公尺應設有公共座椅，才能滿足長者步行途中短暫休憩的需求。

經常漫步在城市中，不難發現以下幾種現象：很少老年人會坐在候車亭的座椅上、很多老年人會坐在較高的花圃或矮牆上。礙於城市規劃經費減少，或為阻止反社會行為，如遊民佔用等情況，有些地方政府開始減少設置公共座椅，甚至進行拆除。然而，缺乏公共座位將會影響老年人健康與積極老化的生活方式，或是讓其流動性受限、社會孤立程度變高等。事實上，有很多社會問題需要從根本解決，減少設置公共座椅將產生其他的社會問題。

若是為短暫休憩而設置的公共座椅，並不需要像辦公室椅那樣大且深的椅面。為方便腳力或關節不好的老年人自行起身，應讓椅面略高，讓老年人靠坐後，大腿與小腿之間的角度大於90度，也就是呈現高坐姿狀態。例如，公車候車亭便適合設置欄杆式座椅，方便長者來得及起身揮手招公車。若是在公園或市集等地，想讓老年人休憩較長時間，則不用採高坐姿的座椅，但座椅需要設置扶手，且設置地點應避免風吹與日曬。此外，垃圾桶應遠離座椅，最好超過10公尺以上的距離。

除了從年齡的面向來看城市規劃，一個通用設計的城市還必須注重多感官的設計與服務，避免重要資訊只能以單一感官取得。例如，紅綠燈的設計不能僅以視覺呈現，應考量視障者的需要，透過觸覺、聽覺等其他感知方式獲悉。現在很多國家的紅綠燈都有加上音樂或聲音提示，如日本，許多紅綠燈南北向可通行採用小雞叫聲，東西向可通行採用杜鵑鳥叫聲。臺灣少數新式紅綠燈南北向綠燈會發出布穀聲、鳥叫聲和蟋蟀聲則分別是東西向及行人專用，但有聲號誌在臺灣的數量甚少，也曾聽聞後天失明的視障朋友表示這三種聲音不容易辨別與記憶。另外，視障者也無法透過有聲號誌得知剩餘秒數，或許可以搭配節奏快慢來提醒，如同小綠人在最後幾秒會閃爍提醒一般。

科技越來越發達，城市的規劃也越來越複雜，不論是路線、設施或資訊等，經常會讓外地人無法快速且正確地有所掌握。不只是視障者或聽障者會需要多感官設計，一般人也可能會有無法自行理解重要資訊的困擾。例如，導覽地圖除了提供透明點字，讓懂點字的視障者理解，且不影響明眼人的觀看，若能設置語音資訊，讓視障者、外地人、較無方向感的人，或是判別地圖有困難的人都能用聆聽的方式理解。另外，對於聽障者或聾啞人士，除了以視覺呈現資訊，如文字告知、閃燈警示等，也可以提供手寫與手語的服務。

社會高齡化越來越快速，現代城市不能只重視綠化、節能與永續，還要考量通用設計，以年齡友善、多感官資訊進行城市的規劃，才能讓居住在城市的民眾更願意走到戶外，在城市散步等等，也能讓來到城市遊玩的所有旅客感到貼心與便利，留下美好印象。

日日昌小公寓 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 孵化計畫，開始行動！

文／王秀儒

圖／Alpha Team



當設計思考走入社區，原本埋藏在都市中、觸及各種人事物的議題，是不是更有機會被重新挖掘、討論，甚至改變？擅長設計思考的執行團隊Alpha Team，將日日昌小公寓化身為實驗基地，開始一系列的「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孵化計畫。

什麼是City Makers? Alpha Team 引用荷蘭的City Maker——Floor Ziegler為這個角色所下的定義：「City Maker是由下而上、具草根性的行動者，這群人帶著理想主義與社會關懷，嘗試在社區中透過行動帶來正向改變。」而「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則繼續延伸，以「一所城市共創者的學校」為概念，召集城市議題的行動者們，透過深入現場的行動、學習與帶領，進一步催化更多回應城市社區議題的事件，並在不同領域合作交流中逐漸集結成緊密的社群。

「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孵化計畫正式開跑，從為期兩天的設計思考工作坊展開序幕，在昌吉社區前期規劃的結果中抽取「運動」這個元素為發想，將這次活動的設計挑戰主題訂為「運動主題提升昌吉長者自我價值感」，以基地周邊揚雅里、昌吉社區的長者為對象，3組加入孵化計畫的小隊針對各自指定的主題，在兩天的時間中實際演練完整的設計思考流程，並試圖產出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Alpha Team從分享前半年進駐昌吉社區調查研究的成果開始，讓孵化小隊能銜接社區周邊的背景脈絡與知識，接著帶領小隊一步步走過設計思考的完整步驟：Empathize（同理）——Define（定義）——Ideate（發想）——Prototype（原

型）——Test（測試），整個活動內容以「課程」與「實作」穿插，每一個步驟在課程階段由教練講解設計思考執行的方法，接著進到實作階段進行演練。從探索問題到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隊員參與學習田野訪談、定義問題、發想、原型製作與測試流程，同時，每個小隊會搭配一位教練引導隊員進行設計思考，協助隊員交流意見、達成共識。

兩日密集而充實的工作坊尾聲，在最後分享交流時間，每個小隊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各種與長者互動的發想方案：「吉吉可為」組提出舊物市集的想法，希望長者藉由市集的機會，將家中特定的古物與大家分享。但從訪談的過程中理解到年長者的觀念與原先預設的不同，需要再思考更適合年長者舊物分享的方式；「Undefined」組以隊員的攝影專長出發，想融合「拍照」與年長者的「健走」，串起昌吉社區之間的互動，團隊在與居民實測中又觀察到許多不同的想法可以提供往後的發想參考；「金孫爺奶」組則是想出街口跳舞機的概念，藉由跳舞、遊戲的方式增加居民在社區活動的參與感。

擁有豐富經驗的業師們也來到分享會現場，提出不一樣的觀點與建議。綠點點點的黃芳惠老師以及好伴社計的連真老師也回饋小隊們需從思考年長者的心態與需求切入，慢慢理解他們的價值觀。以對方角度看事情，試想其中的需求，利用能夠滿足需求的互動讓長輩們願意交流、拉近彼此的距離。

這是「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計畫第一次踏入社區的孵化行動，除了設計思考的流程練習之外，更重要的是親身進到實際場域去蒐集資訊、轉化成屬於自己的觀點，並準備好展開下一步的行動。同時，小隊們也在這天正式進駐日日昌小公寓，除了成為Alpha Team的好鄰居之外，在2019年的6到10月常駐在昌吉社區，持續深化主題方向，在孵化計畫的成果產出更完整具體的行動方案。

- 01 The School of City Makers 孵化計畫在日日昌小公寓展開
- 02 金孫爺奶組的設計挑戰：重新設計適合昌吉長者的運動方式或器具，提升長者從事運動的滿足感
- 03 每個小隊會搭配一位教練引導隊員進行設計思考，協助隊員交流意見、達成共識
- 04 Alpha Team與加入日日昌公寓的新夥伴們
- 05 Alpha Team團隊分享進駐前半年在昌吉社區周邊的調查研究
- 06 Undefined組邀請昌吉社區的奶奶帶著相機走訪平時的健走路線
- 07 黃芳惠老師也以自己與長輩互動的經歷給予回饋
- 08 吉吉可為組的設計挑戰：建立一個讓昌吉長者互相幫助、服務他人的運動社群

老屋講堂：老屋、文創、仕紳化 談老屋的永續發展

演講／蔡佩烜
文／鄭真慧
圖／施宏橋

從遊學時興起開一間酒吧的念頭開始，回國後如願開了第一家藍晒圖酒吧，接著佳佳西旅店、三二一巷藝術聚落、一路到地家食堂，蔡佩烜以成功的案例示範了關於老屋與文化的經營，更不吝分享佳佳西旅店失敗經驗，重新思索改造老屋的初衷，檢討永續經營的方針。

老屋代表一個城市裡面最重要的精神

走遍全球遊歷後發現，老屋的意涵不是在於時間長久，而是在地文化特色的承載物，反映了生活型態與風土特質，也因此改造老屋或經營時，必須站在在地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們不能站在臺北去思考臺南要做的事情，當然也不可能站在臺灣去想世界的某一處的問題，經營文化產業一定是把自己放在當地，親身去體會，才能知道在地最關鍵的元素，進而利用這些元素去發展文化創意。

目的主宰作法，地方創生怎麼做

改造老屋不只是為了創造出下一個網紅打卡點，如果沒有核心概念，將老屋改造得再漂亮，人潮終將曇花一現，老屋也只會成為再度需要被改造的物件，改造老屋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事業永續經營，讓自己去做到想做的事情。

我們身處在臺灣常常看不清自己，回頭來看臺灣，我們的特點在於混合了許多不同的殖民文化，我們喜歡榻榻米的和室，但在和室裡喝的還是臺灣茶；另外，很多人的媽媽可能以前都會穿有墊肩的旗袍，我們很早就在做改良式的旗袍，臺灣很容易接受外來的文化，並且將這些文化改成我們自己喜歡的樣貌。

「小鳥衣衣」就是一個以改良式旗袍為出發的地方創生，運用市場內布市的優質零碼布料來創意拼湊，讓在地開布行大姐能再發揮自己的技術，再興在地產業，也轉譯東方的智慧與傳承的語彙。



一直想開的店「台藝Tatami Room」也是如此，在100多年前日治時代的房子裡，有用明朝方法砌的磚與臺灣元素的甕牆，但在二樓卻有著一間榻榻米房，如果能在這樣混種的特別空間裡，喝著臺灣茶，將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體驗。

永續經營的難題

在佳佳西旅店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老屋的改造吸引了人潮，帶動了週遭的變化，但許多遊客來到這裡只顧著拍照，毫不客氣地入侵居民的日常生活，這並不是當初改造佳佳西旅店所期待發生的事，但也因此知道一個單點的變化，可以造成一整個區域的改變。如果想要掌握區域的改變，就應該在一開始時考慮相關產業是否朝水平化發展，就像一間百貨不同樓有不同功能，把一整個街廓看成一間百貨，將百貨垂直性的功能區分轉為街廓水平性區域的發展。

此外，發展商業模式後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仕紳化的問題，這背後還有許多複雜的議題，暫且將問題稍做簡化來看，當文化產業帶來土地價值增加，房租上漲，造成經營成本增加，事業該如何經營下去？這個問題的答案雖然還沒得到驗證，但蔡佩烜將失敗的經驗化為養份，重新思索新的經營模式，理想是將土地所增加的價值重新回饋在經營上，無論是透過自己去開發土地，或是與土地持有者一同討論出一個長久互利共生的方法，我們也期待在新的事業體上能很快見到新模式的實踐。

01 老屋新生大獎的老屋講堂，邀請佳佳西旅店創辦人蔡佩烜從生活與市場角度來討論老屋空間與城市文化的永續共生

老吾老之城—「城市」無礙嗎？ 從建築師的實務經驗發問

演講／劉金鐘、王瑞婷
文／鄭真慧 圖／台灣女建築家學會



逐漸步入高齡社會的臺灣，在日漸提高的長照需求中，無障礙的使用對社區日常生活產生極大的衝突，我們的城市準備好了嗎？台灣女建築家學會林嘉慧建築師從實務執行的經驗中拋出討論，從居住到公共環境，由內而外的生活中，到制度架構與第一線的法規執行，思考如何與城市一起面對社會的變遷。

處處「礙」你，從屋裡到屋外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身心障礙聯盟常務理事劉金鐘先生，以30多年身為身障者的切身經驗，分享無障礙環境與通用設計，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影響。由食衣住行出發，全方位解析無障礙環境的點線面。從住家環境、到人行環境，再到各種交通工具，針對我們面臨的嚴峻考驗，分享現況挑戰與改變。例如早期沒有電梯的公寓，在當今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依舊為數眾多，我們要如何應變；此外，過去的人行環境與交通工具，常常令身心障礙者窒礙難行，身障者活動受到侷限，進而影響生活品質，這些年來，經過多方努力，促成法條法案的修改，以及眾人思維的改變，終於獲得一些成果。每一次的改變都宛如長期抗戰，歷時多年，才能將眾人往前推進一小步。

劉金鐘更進一步提到，無障礙設施設備不只是為了身心障礙朋友，而是給所有需要的人，不管是高齡者、孕婦、幼童或暫時性行動不便者等，只要有需要的朋友，都應該能夠使用。我們都應該改變思維，不再僅以解決身障者面對的障礙——這樣狹隘的視角來看待無障礙設計，而是能更進一步的以通用設計的模式思考，這件事對於非身障者來說並非事不

關己，因為我們都會老、都可能生病受傷而面對暫時的行動不便，但不應為此而擔心害怕，限制自由而犧牲自己的生活。

「公寓」無礙嗎？王瑞婷建築師

在步入高齡化社會的臺灣，公寓成為所有長者心中的痛，根據建管處的統計，在臺北5層以下沒有電梯的建築物有8萬3千多棟，可能你我的長輩也都住在這當中，就算物質上有能力換房，心裡也不見得想要離開原來屬於自己的小天地。面對這麼多居住上的障礙我們該怎麼辦？建築師王瑞婷以實務上的經驗，分享無礙公寓的可能性。

都市更新vs危老重建，哪種方法好？

我們常聽到的都市更新的重建與一般重建一樣，都是將建物拆除重蓋，只是都市更新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獲得一些容積獎勵，也因此讓許多民眾有一些認知上的差異，例如一坪換一坪是基本，實際上很少有這樣條件的都更案例，這樣的認知差異也間接造成了各戶之間整合困難，且都更的手續繁複，流程冗長，相較之下危老雖然需要100%同意，但程序簡單快速，以實際核准的案量平均來看，危老的獎勵也比都更還要高一些。

危老怎麼做？

重建大家不願意，都更大家願意又整合不起來，危老也要整合100%，在這麼困難的過程當中，要怎麼做才能立即改善生活品質。王瑞婷建築師以現有案例解析公寓增建電梯實際會遇到的疑難雜症，包含如何在符合法規的前提下設計，以及最棘手的，當同棟公寓中有不同戶時又該如何因應，在重重的困難中，不單是為屋主解決居住的障礙，更要創造新的利益，因為唯有在屋主電梯有附加價值的狀態下，才能讓民眾去做這件事的意願提高，也才能加速我們的無礙公寓。

01 王瑞婷建築師

不只是Green，還要更Open

Open Green 2.0 空間培力改造計畫

圖文／王秀儒

當代的社會裡，受發達的網路科技之賜，各種議題與想法都能即時的交流討論，而Open Green 2.0則是希望臺北城市裡面多元的議題與社群能量，能夠更深刻地落實在「地方」。如同這次徵件主題「重返場所」，意味著以場所為基礎，回到土地、回到地方、回到社區，在生活空間裡一起創造更舒服、更友善的城市空間。

今年的徵件計畫將臺北市劃分為東區（大安、信義、松山、內湖、南港、文山）與西區（士林、北投、中山、大同、中正、萬華），西區由粉紅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東區則由孫啓榕建築師事務所進行培力輔導。東區徵件通過初選的8個提案當中，有過去參與Open Green計畫的團隊、在地耕耘多年的里長、社區發展協會，一直到關注城市議題的年輕學生，都來組隊提案；而在地域上也有新的進展——南港區第一次有了入選的提案，讓Open Green 2.0在跨世代、跨領域的參與之下，有了更新、更不一樣的開始。

不只是Green，還要更Open

進入初選階段後，提案小組從指認基地開始，向外延伸到以鄰里、生活圈為範圍，討論基地跟周遭生活的關係，接著思考在基地上想要投入什麼樣的議題？由哪些社群來執行負責？從問題中逐步了解實際的需求與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並進行基地、議題、社群資源的盤點。

東區徵件計畫主持人孫啓榕建築師表示，過去Open Green已經累積了非常多元、具有特色的案例，而Open Green 2.0計畫的升級，將重點更聚焦在建立一個基地的永續經營。每一個基地隨著條件與提案內容會有不同的問題需要釐清、克服之外，為了避免後續可能發生不必要糾紛，所有人都必須注意提案的合法性，並且了解有權力使用空間伴隨而來的經營責任，在產生共識、溝通協調的過程中，培養共同治理的素養。

前期一系列的培力課程除了讓不同提案團隊相遇、交流不同地區的在地經驗、擁有彼此學習的機會之外，輔導團隊將在接下來的課程中協助團隊慢慢了解社區脈絡，逐步建立屬於自己獨特的改造觀點，在課程培訓同時也持續調整深化，一步步完成參與複選提案的準備。通過複選的團隊就可以在明年進行實際改造，期待Open Green 2.0在公與私部門、專業者的協力之下，能夠讓大眾看見臺北更加開放、友善、共榮的一面。



01



02



03

- 01 Open Green 2.0東區徵件計畫主持人 孫啓榕建築師
- 02 提案小組從指認基地開始，向外延伸到以鄰里、生活圈為範圍，討論基地跟周遭生活的關係
- 03 藉由培力課程讓不同提案團隊相遇、交流不同地區的在地經驗、彼此學習

社區議題松

找尋意志相投的社區夥伴！

臺北眾力方程式

文／王秀儒

圖／王秀儒、臺北眾力方程式



01



02



03

- 01 社區議題松活動大合照
- 02 參與學員可以隨時與導師交流理念與經驗
- 03 由在場參與者共同票選出社區議題松主題

隨著臺北眾力方程式社造好點子徵件計畫徵件熱烈展開，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與臺北眾力方程式計畫團隊在2019年4月28日舉行「社區議題松」，邀請在地社區團體、非營利組織與任何對城市議題懷抱熱情與想法的夥伴們，利用一個周末下午的時間，開啟一場連結人與社區，熱鬧滾滾的議題馬拉松！

「社區議題松」是由「綠色生活、生態環境、共生空間、社群共好、地方創舊」城市發展的5大議題出發，當天提案主題廣泛多樣，從都市農園與社區、公宅與鄰里關係、飲食文化的記憶保存…等，每位提案者由自身背景與關注的面向出發，提出與社區切身相關的議題，號召擁有共同興趣、具備各項專才的參與者們組隊加入自己的提案。

經過現場票選出眾人有興趣的討論主題，每組開始以「8萬能解決什麼樣的社區提案」做為框架聚焦，從經費運用等層面切入，討論提案更具體的執行、解決方式。計畫團隊同時邀請資深的社造工作者、學者、專家組成導師團來到現場，建立專業的現場支援系統，提供面對面的經驗交換、諮詢與引導。

跳出議題松的既定模式，除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密集的腦力激盪，參與者可以自由於會場移動、分組，利用活動場地仁安醫院空間隔間多、一二樓皆可走動之特性，創造可流動且鼓勵討論的現場氛圍。

活動尾聲，成果交流時間各組分享組員們討論後更明確的提案方向，包含計畫內容如何針對目標族群進行溝通？執行內容、經費該如何拿捏？與社區在地的連結是否足夠？回饋時間導師也提醒，在投入政府計畫徵件時，同時也必須考量不同局處、不同計畫種類期望能達到的目標，以此思考計劃的切入點，也可以提高入選的機會。

臺北眾力方程式不斷嘗試在網路盛行且不斷變動世代中，在公與私部門、傳統與創新之間找尋社區營造的更多可能。而「社區議題松」則是在提案的孵化過程中，引動「人」的力量，透過來自不同社區、社群等專業的人才聚集協作，每一位參與者彼此發表想法、分享跨域觀點、結交意志相投的社區夥伴，從議題發想與落實、人才的對接中，尋找更多社區合作的可能與機會。

都市再生學苑 始業式 Open Party!

圖文／王秀儒

都市再生學苑始業式Open Party，每一位從臺北各地來到再生學苑的學員在社區營造基地（原仁安醫院）初次見面，成員們除了都市空間專業的工作者，也包含從事社會設計、社造領域、社區鄰里成員，一直到對公眾事務有興趣的學生、市民，用不同的觀點交換對一座城市獨到的想法與熱情，不分年齡、領域的專業與經驗，未來彼此就是踏入社區的第一個夥伴。

回顧都市再生學苑的演進，隨著臺北市愈加多元蓬勃的城市發展，「都市再生學苑」概念在2017年創立，從已推動10年的社區營造相關人才培育計畫逐漸轉型，『都市再生學苑其實就是一間設有3個學院的學校，分別是「社區營造」、「更新重建」與「整建維護」』都市更新處方處長如此形容。以「都市再生」為名，為的也是希望讓大眾理解都市再生除了更新重建之外，其實還有更多豐富的樣態能夠發生在城市中。

今年再生學苑實踐「學苑就在社區裡，課堂即田野」的精神，以實地實習的培力課程為主軸，由在地不同議題社群的實習老師帶領學員進入5個正在發生改變的社區場域：社區影像紀錄、艋舺城市博物館（萬華社區小學）、小屋串連（綠點點點、古風小白屋）、老舊街區再生（斯文里二期公辦都更）、創意翻轉城南（走進城南），從長時間學員與團隊間密切共作的過程中，直接地建立夥伴關係、與社區密切交往、累積實戰經驗，而在地社群也能因為學員的加入擁有更多人力上的資源、更豐富的觀點。

再生學苑的課程就像來到一所學習城市與社區的大學裡，包含「學習」到「實踐」過程的反覆應證。除了實地實習與社造核心基礎的必修課程之外，三大系列選修課程強調「實作」，則讓學員們活用前期課程習得的知識經驗在實作課程中體現，以Open Green打開綠生活、城市發展歷史脈絡、人本環境三大方向進行行動的產出。如果沒來得及報名，也可以從5月開課的常態性通識課程得到關於都市更新、社區營造的第一手知識。

而始業式所在的「社區營造基地」也將配合營運，成為再生學苑的據點空間，開放給不論新舊學員，甚至是社區居民或社群，隨時能夠在這個空間中討論、揪伴、聚會、演講，促進更多軟性多元的活動發生，讓再生學苑除了授課講堂之外，更多了彼此交流、切磋、分享的各種機會。

尋找一座城市的更多可能性，需要透過資源與機會的開放、公與私部門的串接協作以及掌握人才的未來流向等多方嘗試。都市再生學苑從人的多元培育起步，學員們經過完整的課程後，能夠以更專業也更柔軟的方式實踐自己心目中城市再生的價值，一同加入，展現臺北更多樣豐富的城市樣貌。



- 01 萬華社區小學的陳德君老師向大家介紹艋舺城市博物館的實習內容
- 02 開課的第一天，透過活動讓組員們彼此認識
- 03 期待透過學員們的聚集，交流出更多樣的城市想法

URS 臺北再生 下一步

都市再生概念發展逐漸成熟，在變動的城市街區中，URS的精神與場所能量如何延續？或者以另一種新型態的公共空間來解決街區問題？回首過去積累的豐富經驗，以永續為前提，重新思考下一步實踐。

接上稻埕的地氣 大稻埕老闆們的新生訓練

採訪／王秀儒

地點／URS329稻舍



稻舍URS329是一家坐落於迪化街北街的米食餐廳，它的名字反映了兩種身分的結合，稻舍以過去大稻埕米商唐家經營米行之所在地，做為米食文化的傳承的據點，同時另一個身分則是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329。

北街是迪化街從涼州街到民權西路、最靠近大橋頭捷運站的一段，相較於南街的熱鬧氣氛，北街多的是溫和寧靜、悠然自在的生活感，在稻舍URS329進駐的近5年間，人潮逐漸穩定，街區漸漸活絡了起來。

週一下午來到稻舍，今天餐廳裡頭的人不吃飯，而是紛紛拿出紙筆準備上課，原來是URS329舉辦一系列的「大稻埕老闆的新生訓練」課程，基地經營者葉守倫先生邀請地方專家們從歷史、文化、信仰、產業等不同領域，利用課程、講座、導覽走讀的方式，讓進駐迪化街的新店家、新鄰居們能夠接上大稻埕的地氣，更認識這個街區獨特的發展故事。

「大稻埕老闆的新生訓練」最初受到商家自辦的大稻埕商圈希望學苑啟發，延續將在地豐厚知識



- 01 稻舍URS329既是一家米食主題餐廳，同時也是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 稻舍URS329
- 02 URS329的二樓空間 © 稻舍URS329
- 03 課堂之間學員們筆記重點
- 04 大稻埕老闆的新生訓練邀請專家們將經驗傳授給在地居民與店家

傳授給他人的概念，URS329的新生訓練成為一個交流的平臺，用軟性的分享、知識傳承，試圖串起店家與店家、土地、文化的連結，認識了解彼此之外，也刺激店家老闆們思考在街區開一間店的背後，應該要更深入在地的價值。

這次的新生訓練課程「來大稻埕開店，不認識茶葉史？」，邀請想要轉型的傳統或新創店家、大稻埕居民，由專業茶人郭峻堯老師帶領大家了解茶產業發展進程中的事件，進一步深切認識緊扣著大稻埕發展的臺灣茶葉歷史。

茶葉史只是新生訓練的其中的子主題，談起一系列活動，葉守倫先生心裡掛念的其實是街區未來的發展。當北街的人潮逐漸穩定，他開始思考，如何做到帶來人潮又能夠兼顧街區的品質？看過太多老街炒作觀光，一個街區逐漸扁平、單一化，失去在地特色的案例，身為大稻埕後代居民的葉守倫彷彿背負了某種使命感，說什麼都不希望迪化街失去了原本的味道，「大稻埕老闆的新生訓練」才因而成形。雖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下，無法限制哪些商家進到街區，他仍希望透過這個凝聚商家們活動，期望開啟店家接觸在地、彼此連結的機會。

為何一家米食餐廳會舉辦這樣的活動？URS329再生基地經營者的角色，讓葉守倫關注的不只是基地空間，而是更深入回看整個街區的細微變化，並展開行動。「幫街區解決事情，也在幫店裡解決事情，我才會有這個動力去解決這些社區問題。因為我有在營業，我是跟北街的店家們一起打仗的。」守倫說，都市再生前進基地這個計畫開放部分商業使用，這背後代表的是小型民間的經營團隊能在進駐基地中自給自足。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開店營業，就感受不到店家老闆的困難，正因為稻舍URS329是一家餐廳，才能看見街區的痛點，與店家站在同一個角度看街區的問題，才能成為同甘共苦、彼此互助的夥伴。

餐廳的角色讓稻舍與店家們站在一起，而身為URS329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角色則讓守倫能夠開始為街區做點事情。與北街

相處的這5年間，從無到有，葉守倫不斷學習觀察街區的問題，與各方跨域合作，並藉由市府都市更新處的夥伴、專業老師們的從旁協助，在做中學習、嘗試、調整，這個基地的軟性力量將生硬的政策轉化成居民能夠理解的語言，無聲卻有力地影響一個街區。

「迪化街在未來是不是可以成為台灣老街的一種示範？我覺得現在北街非常有潛力來做這件事情！」談到北街，葉守倫的眼睛總是為之一亮，自信滿滿地分享街區的內在魅力。大稻埕老闆的新生訓練也還沒結束，街區是活著、不斷變動的，而稻舍URS329持續在發展與延續傳統之間尋找最適切的解答，探索更多讓大稻埕永續經營的可能。



- 05 URS329經營者葉守倫先生 © 稻舍URS329
- 06 只要是大稻埕的在地店家與居民都可以藉由這個機會深入了解大稻埕，並認識到不同店家

URS127打開大稻埕的公共生活 呂大吉建築師專訪

專訪／呂大吉
文／王秀儒

從公部門角色一直到建築師、在地組織、空間經營者，在不同角色之間不斷遊走，32歲就來到大稻埕的呂大吉建築師，落地後就不曾離開，以一個長期觀察與試驗的行動者身分，分享大稻埕街區的一路變化。在商業化的浪潮之下，他回到大稻埕第一個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127，帶著我們回看最初歷史街區保存的初心，思考都市再生的概念如何在大稻埕持續實踐。

20多年前，呂大吉建築師隨著迪化街保存政策在1996年進駐大稻埕，成為站在第一線公部門的工作人員，2000年特定區計畫發布，呂大吉也自行開業設立自己的建築師事務所，投入迪化街建築物修復的工作。「大概在10年前那時候，房子修好都是租不出去的，因為這邊原來的產業通常是中藥南北貨，或者是布行，房子整修的時候，房東就順勢跟店家解約，有一些店家因此結束營業或搬到別的地方。」隨著整個街區的硬體陸續修復完成，卻發現修好的房子卻租不出去，當下的危機在呂大吉眼中看來，其實是啟動整個街區往新形態發展的轉機。銜接到最早開始的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政策，由公部門帶領進駐經營迪化街上的空屋，同一時間民間企業如世代文化，也以新的商業模式進入街區，開始為大稻埕復興帶進力量。

「當年站在第一線時很辛苦，認為只要能夠保存下來就好，對於後面怎麼維護管理這個機制其實在特定區計畫裡是沒有的。」呂大吉一路不斷思考，從維護經營的角度切入，投入大稻埕的開放計畫：帶著青年社規師串聯迪化街側巷的居民，於是有了「巷子內工作坊」這樣的社群組織；在當時觀光尚未普及的大稻埕，經營「大稻埕旅遊資訊站」，試驗民間自給自足的營運模式；而今年（2019年）呂大吉建築師與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進駐URS127，試圖以街區公司的模式，成立「大稻埕地方創生公司」，以實際行動，嘗試解決街區URS政策面臨的挑戰與限制。

隨著大稻埕不斷地發展，呂大吉與各式各樣的人事物締結關係，在豐富的在地觀察中，他提出大稻埕現在所面臨的4個困境：

- 1 觀光跟在地生活的衝擊：觀光客的數量上升，從迪化街擴散至整個大稻埕區域，對於當地的生活造成影響。
- 2 新舊產業的衝突：商家之間的競爭，與新舊產業經營模式的差異而造成摩擦，如因租金提高需要將營業時間延長，卻與當地原有習慣不同。



01



02

- 01 呂大吉建築師接受村落之聲專訪
- 02 URS127在商業化的街區中，保留下一個公共性、公益性的環境

- 3 社群意見要如何整合：不同組織在資源、價值觀上的差異，造成推廣大稻埕的做法有極大的差異，也造成溝通、意見整合上的困難。
- 4 歷史街區過度商業化：大稻埕的整體發展偏重商業導向，原先歷史街區的保存與其中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牽涉到長遠的街區發展，公部門的角色也相對變得重要，呂大吉建築師也不諱言地指出政府跨部門整合的問題，因應街區的困境與未來發展，一個區域的再生，需要整體思考更全面的佈局，包含文化社會經濟不同角度的操作經營，而非單點式的效益。而大稻埕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127、URS27W、URS155、URS329），則應該在極度偏向商業發展的大稻埕中，留下具有公共、公益性質的空間，建立在地認同與信任，同時在快速變化的街區裡重新定位任務，保留彈性，以回應街區的不同困境與需求。



03

「這個街區裡面有那麼好的條件，包括一百多年來的商業條件；包括留下來的這些文化資產、場所歷史，這其實是它最大的資源。」大稻埕的升級與永續經營，呂大吉建築師認為需要用公司來操作，引用日本長濱街區公司的模式，成立「大稻埕地方創生公司」，目標以「立足大稻埕，走入世界市場」，一方面將歷史文化與產業推得更遠，一方面在當地創造更友善年輕的人的環境，輔導舊有產業轉型，協助街區的質感提升。

利用企業營利的性質自給自足，再加上是由當地人組織成立，更有能力整合在地意見進行決策。呂大吉期待透過這樣新的企業機制，在大稻埕創造更彈性、更靈活的社群組織。而URS127就是大稻埕地方創生公司嘗試將理念落實的空間，URS進駐經營團隊以往是由學校、基金會、小型私人企業承接為主，過往曾經面臨到空間與在地脈絡脫節的問題，這次以加入街區公司的模式試圖用彈性、整合意見的方法，加強URS經營與在地意識認同的連結。

而URS127空間，回到最初打開這裡的初衷，從建築本身空間條件，一樓將閩南式的長型店屋敞開，創造一條從迪化街通往民樂街的道路串聯起兩邊的生活，將空間留給在地生活的社區長者與居民。建築物本身也是一個活的展示解說歷史建築的空間，透過空間公共化的示範讓街區的空間更友善，也企圖引動更多的擴散效應；二樓作為大稻埕知識庫，提供專家學者研究的場所；三樓則將空間留給來到這裡創業的年輕人，有發揮與實驗的空間，成為一個商人俱樂部，促成新舊產業的交流。

在產業與生活型態發展變化快速的大稻埕街區裡，再生與復興往往牽涉到非常多複雜的面向與各種待克服的問題。無論是引入街區公司的新模式操作，歷史街區精神的傳承重現，或者未來的在地意見的整合，即便困難重重，呂大吉建築師仍保持樂觀，在接下來進駐URS127的時間裡，在實際執行中不斷檢視調整，重新串聯在地意識與公部門的力量，將理想延伸到歷史街區的空間中。共同正視街區的需求與問題，大稻埕將會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繼續成長、茁壯。



04

- 03 成立「大稻埕地方創生公司」試圖以新的模式整合在地意見，創造具有在地意識，且更彈性、更靈活的社群組織（照片提供／呂大吉）
- 04 URS127一隅

成為時光機，現在與過去交會的歷史現場

專訪URS27W蔣朝根老師

採訪／王秀儒

地點／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

不說可能不會知道，位於大稻埕延平北路上的義美食品總店，曾經是臺灣日治時期的醫生與社會運動家——蔣渭水先生開設的大安醫院所在地，而一旁留有紅磚與古典立面裝飾的兩層樓建築，則是因為容積移轉而保留的日治時期典型街屋，也是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空間之一——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

「1920年代的大稻埕，是臺灣人商業文化活動最興盛的地方、社會運動最蓬勃的地方，臺灣新文化運動最熱絡的地方通通在這裡！」

一切必須從歷史的淵源開始說起，致力於臺灣新文化運動研究，身為蔣渭水先生的孫子，同時也是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的蔣朝根老師說，URS27W這個基地，緊鄰著臺灣社會運動風雲第一地，過去是蔣渭水先生所主持的大安醫院，也曾經是《臺灣民報》批發處、文化書局、臺灣民眾黨的臺北支部……，多重的身分，事實上見證了臺灣人進入近代思想，再邁向現代思想的關鍵年代。

2012年，都更處招募新的夥伴進駐，蔣朝根老師看見這塊基地與過去歷史的地緣關係，於是尋求經營現址的義美集團幫忙，最後由長期進行文史研究的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與擁有多媒體技術的義美聯合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會、義美）共同進駐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就此展開了往後一系列的合作。

歷史的第一現場

URS27W保留街屋舊有的深度，從一樓的特展空間轉上二樓，二樓挑高的長型空間除了常設展出與蔣渭水相關的主題之外，也做為講座、會議的講堂空間。不過要說URS27W最特別的一處，就是這基地的騎樓空間了。蔣朝根老師認為，騎樓讓這裡與大安醫院舊址的歷史現場產生了連結，課本上的社會運動事件、思想的傳遞、時代的進步都在此萌芽。多年來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學術研究單位、街區導覽，要介紹大稻埕的風雲歷史，一定要來這裡踩點才行。



01 URS27W基地緊鄰著蔣渭水創立的大安醫院原址，同時也是義美食品的發源地，現在是義美食品延平門市，已改建為大樓

02 致力於臺灣新文化運動研究，身為蔣渭水先生的孫子，同時也是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的蔣朝根老師



03 蔣朝根老師熱情地與我們分享保存至今的珍貴史料

04 從老照片中可以找到更細微的歷史線索

位於大稻埕的4個URS基地中，這裡是唯一一座位於延平北路的基地（URS155、329、127都位在迪化街上），平行的迪化街與延平北路，儘管兩者都見證了大稻埕最為繁榮的年代，不過直到今天，兩條街也因為發展而有所不同。蔣老師覺得迪化街相較之下商業了些，而延平北路則是保留了一份歷史人文的氣質。獨特的歷史淵源和背景的無可取代，讓蔣老師一直堅持以非營利的方式經營這塊基地，他認為URS27W的存在也肩負著帶動延平北路再生的任務，而大稻埕獨一無二的歷史資產才是這個街區的潛力所在。

影像與文獻，是活生生的證明

十多年前基金會投入臺灣新文化運動館的籌備工作，這些累積了多年的大稻埕在地歷史研究、臺灣新文化運動等史料蒐集、辦展與出書的經驗，就這麼延續到URS27W的空間裡，規劃成一檔又一檔的展覽、學術交流與導覽活動，用不同的角度道出1920年代大稻埕的在地故事。

「貴德街很多茶行；迪化街的老行業；太平町則是吸引知識份子，太平町、日新町也有很多的酒樓，有名的餐館蓬萊閣、波麗露、江山樓都在日新町，過了重慶北路的蓬萊町有很多學校，靜修女中、蓬萊國小、教會、警察局也在那邊，火車站也在蓬萊町。下奎武町有新舞台、臺灣民報社從這邊搬過去，現在有很多批發商在那邊……」

每一條街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像是去年策劃的「雙町記，再遊太平町」、「悠遊永樂町，遇見蔣渭水」等系列特展，則是用「街町」的概念，重現日治時期大稻埕的街道故事。將封存歷史的盒子一個個打開，沒想到意外喚醒了在地與歷史記憶的連結，周邊的店家、學校、居民，對大稻埕、對自己家人的過去感到好奇；收藏家、後代子孫們，紛紛帶著遺留至今的珍貴史料來到URS27W，這裡儼然成為在地記憶與史料交流的集散地。

「歷史不能說謊，因為文獻會把它推翻。而第一手的資料是獨一無二的！」談到影像史料的蒐集，才發現蔣老師也是一個熱愛老文獻的收藏家，他看到文獻總是感動，老照片、老文獻彷彿會說話一般，證明歷史真實存在。有了史料內容，才有下一步的影像實驗與傳承，歷史不再是冷冰冰文字，而是在地建立關係的契機，是情感與好奇心的根源，讓我們得以遙想過去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人們的思想、作為與精神。

轉型與困境

長達6年的投入，蔣老師逐漸將URS27W定位為一個大稻埕研究史料的蒐集中心，除了做影像跟地緣關係、歷史脈絡展覽之外，希望這裡移轉由文化局接手，持續深化這個文化基地，期待在未來可以成為一個發展大稻埕學、蔣渭水學的所在。

身為蔣渭水的後代子孫，蔣老師再次回到大稻埕，期待能在這裡繼續耕耘，今年卻在政府與法規的轉換上遇到困難，面臨經營成本大幅提升的困境。「我們都很擔心這裡會消失不見，這個基地的延展性，未來還有更多的可能，如果去做商業使用，豈不是反其道而行？」蔣老師希望，在衡量一座空間時不應該只有量化的、金錢的考量，也希望政府能看見經營者的努力，一個文化場館的價值守護，遠比想像中還要困難、還需要用心。

大稻埕再生，需要更深厚的城市底蘊

「臺灣人的歷史，為什麼我們自己都不重視呢？」這是蔣老師最深的困惑，當我們願意去走訪歐洲的老城享受歷史的氛圍，日本城鎮也以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來行銷自己的文化與精神，那我們呢？他認為，大稻埕現在被重視的是老街印象跟它的老行業、傳統建築，而臺北的文化、傳遞臺灣民主精神的歷史重要性卻被弱化了。

一個讓人想「待著」的城市，需要文化歷史的深度融合。大稻埕的新文化運動曾經被譽為「孕育在茶香中的文化」，柯文哲市長上任拋出「城市博物館」的概念時，就提到大稻埕因為有新文化運動與蔣渭水的特殊背景，是故事最為豐富的城市博物館。「就像美國波士頓一樣的自由民主之路，大稻埕也有！」隨著近年新芳春茶行、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開館，加上URS27W、義美食品等歷史現場，周邊越來越多文化館舍逐漸在這個街區之間串聯，蔣老師希望政府局處之間的資源能夠彼此整合，發揮更強大的影響力，讓更多人看見。

「行銷文化臺北、民主臺灣，必須也來喚醒大稻埕在地居民，讓他們以這裡為榮，尋根找出他們祖先那個光輝的年代。」大稻埕的再生，不僅是為了觀光，而是在於最簡單的「認同」與「理解」。歷史襯托出一座城市文化厚度的積累，必須要有過去人們的努力，城市才有今天。正因為看見街區歷史的無形價值深度與厚度，URS27W成為大稻埕的挖掘者、推行者，在眾人對歷史的「無感」到「有感」之間，不斷努力，將正在消失散佚的過往，重新展現在眾人面前。



05



06



07

- 05 URS27W二樓挑高的長型空間，可以隨著需要轉換空間使用 © URS27W
- 06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復刻出版《臺灣民報》，並選擇在別具歷史意義的臺灣民報舊址（今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舉行發表會
- 07 臺灣民衆黨當年的宣傳品，反映著臺灣民主社會運動的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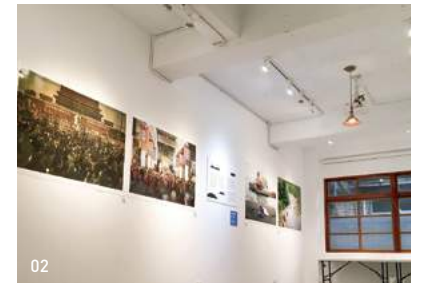
凝視 1095報導者公共影像展

採訪／王秀儒

地點／URS155團圓大稻埕



01



02



03

落腳在大稻埕迪化街，本次展覽《報導者》串聯街上四個空間：從身為都市再生前進基地一員的URS155團圓大稻埕、到傳承七十年的創新糕點舖合興壹玖肆柒、複合式藝廊與咖啡廳谷居Gu Ju，以及位於北街的另類展演空間草御殿 Ivy Palace，並以新生辦桌、親子吧台、凝視之窗、人權客廳分別呼應了不同空間的特性與影像主題。

《報導者》展出從2015累積至今精采的專題影像作品，URS155團圓大稻埕也參與其中，透過場所與街區的延展性，邀請觀者們以步行可及的距離，漫步在新舊生活交織的迪化街區中。看展的同時，也走進街巷穿過建築來到展覽，在不同的老屋之間品嘗城市過去時光，並從眼前的影像中緩緩細數報導者們一路走來貼近現場，鏡頭下的當代臺灣公共議題。



04

- 01 新生辦桌 | URS155團圓大稻埕
- 02 作品展覽在谷居位於二樓的展間
- 03 作品展示在合興壹玖肆柒店舖長廊
- 04 團圓大稻埕傳統閩南二進三層樓的建築，後進展覽入口

URS十週年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專訪

專訪／楊銘澤

文／王秀儒

圖／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2010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更新處）最初跳脫傳統解決都市問題的想法，整合城市中的新舊資源，以建構未來都市改造作為創新策略的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計畫（簡稱URS計畫）即將滿10年。URS身為臺北市都市再生策略的原型，在這10年間如何為城市帶來改變，下一步又將如何發展？台北村落之聲邀請負責URS計畫，更新處經營科的楊銘澤股長帶我們回顧URS的過去、蛻變中的現在與展望值得期待的未來。



關於都市再生與URS計畫

我們常說的「都市再生」這件事，不僅是過去大家所說的都市更新，像是重建、整建、維護這種比較硬的形式。其實都市再生包含的面向很多，包括如何讓都市機能復甦？如何去談街區活化？用社區營造、房地活化等方式達成都市再生的目的，過去前輩們在思考URS計畫的時候，就是加入這樣的元素及概念。

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計畫起源於2010年，它的脈絡跟迪化街的發展其實很有關係，當時在大稻埕地區劃定了歷史特定風貌區，因為當時的容積移轉制度，讓市政府接收了很多迪化街的空間，因此更新處在思考如何進行市有空間活化的時候，融入了都市再生的概念，於是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這個計畫就誕生了。

URS整個計畫概念是期望透過民間提案的方式，讓空間有不同發展的可能，利用異質性的介入，讓這個街區像是接受針灸一樣，產生一些改變，而這個改變是透過新的元素進來之後跟街區互動，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URS基地從何而來？

當時在開發不同基地的過程其實滿有機的，除了當時迪化街是因容積移轉而得到捐贈的空間之外，聽前輩們說，當初在尋找基地的時候，也許就是更新處的長官走在路上發現閒置空間，便開始請同事們聯絡這塊地的土地權屬，詢問能不能去

01 URS127在2010年成為大稻埕第一個「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示範基地



02 URS27M 進駐改造前

03 URS27M 經過環境整理後的樣貌

做改造，或者是當其他局處的空間標租不出去，我們就會試著將這些空間收納進來，作為URS基地。

但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我們會希望調整一下做法，更有任務性地執行URS這個計畫。因為除了更新處以URS活化市有房產之外，像是文化局、財政局，都管有某部分的市有房產；基於市府一體的分工立場，更新處必須建立一套任務更明確的URS收受標準。例如將基地與公劃更新地區去做結合，或是配合都市再生的政策、盤點不同地區缺乏的城市機能，針對不同的需求在當地駐點、發展新的基地，導入民間的創意進來，這是我們思考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10年間 URS為城市帶來了什麼轉變？

從政策面來說，URS這樣的再生策略裡面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效果，像是都市再生的實驗、空間的示範（從窳陋的空間改造成可使用的空間）又或者是地區串連、環境改造、社區營造、街區串連等等，回看更新處做的各種都市再生策略的計畫會發現，我們以URS當作是都市再生策略的DNA源頭，後來衍伸出不同的政策的工具，其

實都是在回應著URS都市再生前進基地的效果。

像是臺北市社區營造點計畫雖然沒有實質的空間改造，但是某種程度上也同樣把URS的概念再移轉去做街區串聯、地區串聯等都市再生的實驗行動；UR Partner計畫也是藉由社群異質性都市再生行動，去實驗城市未來或當前面臨的城市議題到底可以用什麼方式解決；Open Green 打開綠生活計畫則是從社區空間環境改造出發，培力社區凝聚共識、社群協力串聯；昌吉聚落則是有點類似URS，它就是在做空間改造、整維的示範，同時導入不同的社區工作者進來，培力新興社區團

隊以設計思考的方式產出社區行動。隨著URS的轉型中也逐漸延伸出不同的都市再生策略，解決不同的問題，但是卻都同樣回應著「都市再生」這個目標。

如果是從實際對於街區的影響，當我們在看都市更新的尺度不會只是一個都市更新的單元，更廣的來說，是指街區的復甦。以迪化街為例，街區曾經因為產業轉型的關係沒落，有一段時間是非常蕭條的，透過URS的介入（位於迪化街的URS基地有4個，分別為URS44、155、127、329）除了原有的產業之外，也增加了新的元素。我們當時在觀察迪化街的KPI時，看的不只是原本店家的活絡程度，而是新進了多少店家，這些店家又有哪些元素進來？可能是街區組織的成立、或是異國文化的介入等，透過公部門去做引導，讓更多民間團體能夠加入，活絡整個街區。直到現在，大稻埕迪化街也成為臺北的熱門景點之一。

又以URS27M為例子，這個在陽明山上的基地過去是自來水事業處廢棄的宿舍，透過環境整理改造、團隊的進駐，持續地辦理各種發展里山、郊山學的實驗行動，也引動了周邊美軍宿舍群的活化、文化局的老房子運動，帶動文化產業的進駐，與周邊的地區逐漸發展成文創聚落。透過取得很多不一樣的空間、民間的創意導入、實驗與行動，帶來改變街區的效果。這個介入可能是短暫的，也可能是長期的，但是或多或少對整個街區都造成了影響，從基地逐漸擴散，慢慢帶來群聚的效果。

重新定位URS

整體來看URS這樣的政策，過去比較像在打游擊戰，在不同的地點同時發展URS，但會面臨到一個困境，就像剛剛提到的，基地沒有一個固定的收受標準，而收受的目的是什麼？當市政府很多局處都在做市有房地的活化，那更新處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

於是我們內部開啟了一系列的討論，再重新想過這整件事情，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要去回應都市再生的任務，創造新的、實驗性的公共服務，這種公共服務可能過去各個局處沒有想到或是沒有去做過的事情。例如社會局正在進行街區的照顧、高齡的照護的同時，都市再生有沒有可能走在更前端，去實驗高齡的街區照護可能有哪些創意的方式去執行？

我們未來希望能扮演的角色比較像是先驅者，必須走在城市議題的前端先去做探針，了解現行的都市機能或者公共服務有什麼樣的缺陷，再透過實驗的行動去做機制的發想或模式的建立，去回應都市的議題、去插針、去改造。



04 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當初的定位為城市影像的蒐集跟盤點、展示

隨著不同基地完成任務 在接棒、移轉的過程中如何 延續URS的精神？

如果以市府為一體的角色去看這件事情，將它視為一種團體戰，在URS計畫實驗成熟的空間，透過跨局處的合作交由更專業的局處接棒經營，我們才有可能繼續去開發基地去做新的使用。

跨局處的合作與交接很困難，可是也是我們想要去突破的，需要透過很多次的會議慢慢產生共識，接手的單位必須要知道現在進駐團隊他們主要的理念是什麼，以及理念為什麼值得繼續被推廣？它所帶來的效果、過去累積的一些成果我們都希望可以順利移交給下一個團隊、下一個接棒的市府局處，延續我們的成果，這都是需要溝通跟說服的。

移轉與交接可以提早被規劃、處理，不再是以都更處接收、轉移基地作為出發點，應該是整個市政府裡面各個局處在回應都市再生機能的時候就要開始合作，提前的跨局處交流，讓URS基地理念可以有效地在事前就被準備好。其他局處目前的狀況也都是善意的，可是要怎麼把它發展成常態，必須要在URS機制裡面被建立，除了收受的機制需要被建立，如何交棒移轉讓經驗完整地傳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現階段URS實驗出來的結果，很多已經醞釀了好一段時間，像是URS27W城市影像實驗室，當初的定位是城市影像的蒐集跟盤點、展示，由蔣渭水文化基金會進駐，他們蒐集了很多新文化運動與蔣渭水的史料、資訊，也串連了當地的文化行動。在經過多年的醞釀成熟後，我們會希望未來這樣的基地是可以被延續下去的，由市府的其他局處或者更專業的部門可以去接手經營。

在URS基地移轉的幾次經驗裡，像是早期的基地URS21中山創意基地在歸還給國產署後，有一段時間委託文化局延續先前文創聚落的概念，近年才轉為國家住都

中心使用；而在今年歸還給自來水事業處的URS27M郊山友台則是延續原有的營運模式，提供空間給進駐團隊運用。某種程度上都是把一個原本閒置、沒辦法使用的閒置空間進行活化，進而產生各種使用用途。事實上，也不一定是延續原有實驗才算是一種移轉，也許新的管理者覺得這地方更適合不一樣的機能，我們也樂觀其成看到不同的效果產生。

URS的下一步將如何展開？

未來去看整個URS的計畫，我們希望它可以再導入一些物業管理的觀念，創造更多可能。例如透過地域性的街區組織

協力經營，相較於現在基地通常是分別招募進駐團隊，未來可能去徵求更微型的創業者、使用者，更有彈性地進到這個空間，讓更多人可以共享URS基地，跟街區互動。並且納入社會影響力評估的概念，有計畫性地先去設定目標，更有系統性的去盤點不同基地的利害關係人，再去看這些利害關係人與街區之間發生的質變，才有可能去論述一個URS基地對於社會、街區影響力是什麼。

下一步URS如果要繼續，它絕對不會像過去一樣游擊戰的方式找點進行活化或技術移轉，而是更有任務性、制度化地去尋找、思考、重新整合每一個基地，想像未來在臺北的不同地方發展成不同的URS聚落，回應不同區域的都市機能，希望這些空間都可以發揮與街區共享的效果。我們定位URS計畫的任務不是單點、長期的進駐在一個地方去做什麼事或提供什麼樣的公共服務，而是更有意識地，透過非常多不同的實驗行動去回應目前我們面臨的城市議題，再把這些實驗議題的模式與結果透過不同局處的協作參與，將都市再生經驗傳承下去。

都市再生的理念不只是存在在URS計畫裡，在這場大型的實驗行動裡，所有見證改變的街區居民、公私部門、經營團隊，都將成為都市再生的種子，進入城市的各個角落，在臺北的各處遍地開花。



05 原為中山配銷所的URS21中山創意基地，打開了基地後方的大片草原與周邊民眾互動，此基地已於2014年退場

2019台北村落之聲

街外之道

發行人 方定安
總編輯 方定安
專案統籌 蔡明穎建築師事務所
採訪編輯 王秀儒、鄭真慧
視覺設計 洋葱設計
審稿協助 藍嘉俊
出版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17樓
電話 02-2781-5696
www.urstaipei.net

